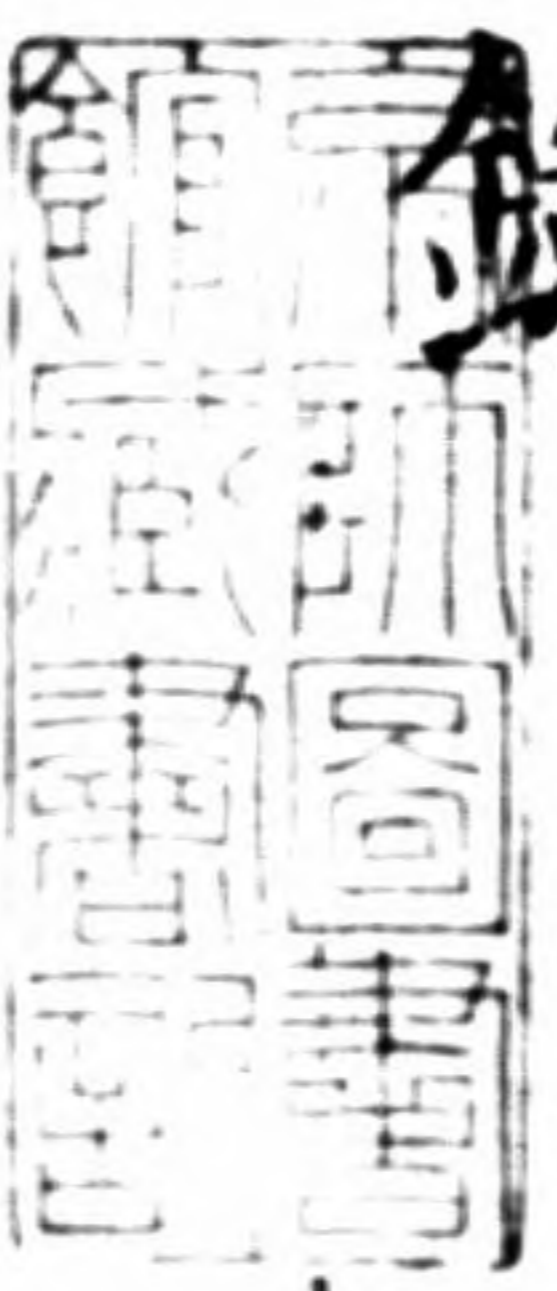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六目錄

赤牘五



與舊寮

與徐九瀛觀察三通

與馮文所觀察

與鄭番禹明府

答史締瞻參知九通

答憨山上人二通

與歸善董明府二通

答鍾初宇太守

答鍾贊宇觀察二通

答河源徐明府

答胡拱柱太守二通

與陳元朋進士

答友人

與曾

觀察二通

答黃倬星太史三通

與唐海孩明府

答鄧虛舟觀察五通

與王省軒符卿

與姚巽源明府

與余崧岳太守四通

答和平孫仲瞻明府

答黎准岑孝廉

答黎文水孝廉

與鮑■郡丞

答吳養志老師

與馬長惺年丈

答徐海石侍御

與姚承庵明府二通

與梁斗華同年

答友人

與袁堯沙觀察二通

與魏滄水觀察二通

答劉冲倩太學二通

與黃玉崙黃倬星韓若海二太史

答吳允兆太學

答沈華崧明府

與黃又謙太參二通

答黃參戎長白

與韓嵩少

答李封公

與李■文學

答清遠錢二尹

答蔣公鳴孝廉

與蕭崑崑陽比部

寄金省吾中丞

與畢具茨侍御

與譚懷堂司城

寄鮑中宿儀部

西園存稿
與鄭文學

答陸仰泉潮守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六

羅浮張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棠孫國樞補

赤牘五

與舊寮

去冬小力上 璽書妄意分郡未必 報可計當
單騎復入長安歸命宇下小力行之十日而邸報
以 新命至矣嶺外老公車抱關劇地罪狀萬端
當事者不卽褫斥業已厚幸一旦復稱五馬貴初
願誠不及此且黔之邑僅有八而平越據其五亦

西南中一壯郡也由粵入黔僅四千里而近何物張生敢以荒遠離邊獨以衰慈日短間者通籍之初不半載即賦歸興詩三十章移疾去此老寅丈所悉也時衰慈年七十有四耳今八十有五尚能絕裾而出耶故遣急足疏請終養非博名高亦生分有限也山林廢棄之物不宜引領雲霄故人第蔭其枝者思其本有今日而敢忘昔日乎新穀初登刈獲正亟隴首捉筆不知所云

與徐九瀛觀察

萱非長於文者且通籍以來筆研荒蕪非一日矣頃胡施兩公祖及諸邑父母見索拙作以侑臺下祖較是駢犂偶乏以犬代耕耳勉短脫稿政如學語小兒道十錯七

臺下

能無飯滿案乎至於卑末姓名竟登於軸則胡施兩公祖儼然命之非敢冒昧唐突台嚴也榮發何日適有事於先塋數日內當詣臺以折河橋之柳主臣主臣

又

蓬蒿之徑知不足辱玉趾又值昏夜不宜以草莽
 唐突台嚴第台駕此行崇擢在邇彈丸五嶺借寇
 末由溝斷澤臞未審何日復承咳唾捉筆至此能
 不蹙然不肖萱獲侍沈閣師者八載國士之知屈
 指無庸一腔熱血不知此生能復濺人衣裾否曩
 在大林曾一訊候人茲草率不敢再贅幸為叱名

又

伏在草莽不能拏一葉於境外以效歌驪而昏夜
 駕枉命酌敲燈燹門之榮何以加此屠田叔一介

求通者已二十餘年風塵牛馬想不能復置其胸

懸美幸寄一聲

與馮文所觀察

一就子舍跬步國門便若異域卽歲時一介亦復

爾然於臺下草廩澤雉想大父母且長物置之耳

不肖萱抱關德里罪狀萬端當事者不卽擯斥尚

爾靡之出守初願誠不及此况平越故夜郎地於

萱最宜古人叱馭心竊壯之獨有書淫老而益痼

由粵入黔卽圖書數卷提挈且艱豈能萬卷縱橫

欣然自得况顛毛已短目力漸眊生平誤述半未
卒業問寢多暇庶償夙志亦一快也扇頭近作情
見乎詞雲笈七籤近得北藏重加訂定與前所奉
記室者間相互異敢復馳上佳刻全集不獲珍藏
終為書淫缺陷冒昧仰丐想當惠然新暑遙途爲
國琰攝幸甚

與鄭番禺明府

不佞自分草莽非一日矣臺下儼然先施豈舊日
桑麻尚能以枯荻殘枿仰徽雨露耶計卽趨謝而
塵土是羈何詞後至間者黎廣文梓行佳稿不佞
受簡以數言前驅殊穢佛頭恃在雅愛故不敢辭
拙刻數種就正大方不備

答史緯瞻叅知

林下之人自分廢棄不敢仰溷公府非一日矣昨
入五羊遽辱先施旣分清俸復錫華筵玉繩且低
金壘更進披裘瀝素若平生驩何物草莽獲此殊
渥解纜東歸曾薰沐躬致謝辭知有公冗不敢再
圖良覲三台之望何日忘之伏聞臺下不朽大業

西園存稿 卷之五 四
曾投剗剗已完數卷未審井蛙可冀望洋否舊硯
一枚不敢遽稱神品然亦數爲賞識家所鑒定者
旣能發墨亦不敗筆足爲高墨臨池一助程君房
所製墨曰玄元靈氣者旣不輕以售人卽售亦不
能多得敢以四挺奉上輜褻之獻不敢另狀惟鑒
存之

又

讀書難藏書更難萱生平無他嗜獨嗜書故稍稍
能藏書然皆世俗所常有亦無它奇也昨從吳門

歸卽有事於土木所藏書皆束高閣尚未發篋第
憶灼艾集非可公共而垂不朽者王太蒙老公祖
旣欲梓行宜仍其舊止分門類足矣若欲纂入嘉
隆間新事旣非一耳目所能述亦非一簡帙所能
載此豈可旦夕間卒業乎且嘉隆新事亦未有編
之成書者不過散見於各家著述中卽罄南山之
竹不足以殺青者也萱又嘗謂博古難通今更難
以王元美之冥搜不能成一家言以翹材館之輩
出幾二十年而正史止成五志四紀不能成列傳

此非力不足亦勢不能耳重承明問豈敢以昔人
借書爲癡第記憶所藏卒無一可仰副者獨居長
安頗久數從諸縉紳先生稱說往事倘假以時日
當口授兒輩錄之呈教或亦足以備採擇也草率
命筆不備

又

忽辱台教重拜鼎祝俯爲勸駕督之戒裝知己感
恩畢世無兩矣敢不拜嘉以識明德奈生分有限
適天不祥實出至情前啓已悉正爾走急足復入

長安堅請終養殊負台臺嘔植至意不敢素餐鼎
臛也九頓附璧承示催補藩臬地方幸甚第上意
不可測恐非當事者所能幹旋也揮汗捉筆都無
詮次

又

林下廢棄之人仰藉覆露獲以卒歲西望加額一
介未皇忽拜翰祝旣分清俸復損瑤篇何物張生
被茲殊寵九頓登嘉三生竊幸卽欲勉短仰酬台
命愧非七步八叉而鼎使倚棹促報值茲歲杪不

敢淹留亦珠玉在前形神自穢不能捉筆耳遲之
歲首乃圖嵩謝第泌水陽春之語臺下卽嗜昌歎
得無過情乎急足齋疏者此時計已入長安倘藉
台鹿朝拜夕聞豈惟衰慈實嘉賴之內計想已畫
一抱關之吏萬無瓦全理當事者卽如台教雅志
人倫誰能爲嶺外老公車作一雅志耶然台愛倦
倦有加無已此豈繕筆所能明謝

又

問者翰貺遠頒適有獲刈之役不能揣力馳謝念
之媿心鼎鑪乃友人所貽原非以價得之其制衣頗
雅其古頗真故敢再獻昔陸文裕公常以嗜古玩
好爲仕人戒然公有一鑪一研至形之歌詠謂萬
鍾九錫不與易也臺下澹然無欲不肖壹何物敢
以玩好徼恩第曩以米顛舊研貢於高齋復貢此
鑪亦妄意物必有偶耳外拙染乃數年前遊戲者
今老目漸昏老腕漸澁不復能盤礴矣幽憂之餘
偶檢故笥得此一幀便若隔世并以貢上非臺下
廊廟山林不敢相溷也臨楮戰慄

又

鶴峰佳宴醉酒飽德夜分解纜未皇躬布謝私何
詞疎節昨還舍始知臺下以小園堂額公移有司
竊用震懼臺下文章之宗匠也幸獲仰借台銜使
令溪山生色若儼然而令有司奉命奔走於蓬華
間得無以一條冰之台銜爲俗套故事乎堂額久
以製成業已呈於縣父母且謝辭之不敢煩其再
製想縣父母嗣當報聞也臨楮戰慄

又

伏自節鉞按潮依劉之私未嘗不一日而九迴者
及得邸報爲考功令所中則身名俱毀豈敢復從
衣冠之末求通鈴閣忽聞節鉞西邁第惟飲泣江
干而瑤華雲墜猶以刑戮之餘置諸胸臆俯爲注
存是白骨而肉之也何所圖報又何所言以明報
小園僅勝一園舍業有以侈見崇者日來悔心嗟
糜及矣台諭篤摯非骨肉之愛不及此近且匿影
避跡於四百三十二峰之間身之不有安問園乎
昨得長安書考功令之見及也有蜚語者有對壘

者有推办者乃知蜂蠆有毒然亦自掇之耳嗟嗟
衆人共指不病自死獲保餘生没齒無怨然生平
砥礪頗爲四海交遊所見信猶冀來生或能自明
死罪死罪

又

得報中考功令喜不可言澤中之雉已神王矣獨
長安中同社二三兄弟一網俱盡誰謂明興右文
而治耶臺下我輩中人故一及之西園聞見錄日
來采輯頗多第反覆數四終不宜與灼艾集並編
蓋一書離之則並美合之則兩傷也冗次草復

又

忽辱翰貺廢棄之人何以得此謝謝承詢兒輩試
事感激無量長兒元炳叨列二等元煥元炘元瑩
文理欠通皆列三等長小孫張堪炳之子也幸獲
入泮矣宗師至公至明又至敏捷諸生之文無論
優劣篇篇皆有批評卷卷皆能對誦不沿襲舊案
之高下不假借府縣之稟求此二百年以來嶺南
所未有之宗師也萱幸以僚誼晉謁宿昔惓惓且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九
爲述臺下齒頰篤摯祖孫父子再造如天此豈締
筆所能披瀝

答憨山上人

去秋還自金昌駐檝曹溪冀展良晤不謂師之飛
錫若轉蓬也曾留一詩壁間未審師曾將鞋底撥
了否然亦不復憶作何語矣僕抱關無狀當事者
不卽褫斥乃令作夜郎王豈不厚幸獨衰慈八十
有五膝下一兒萬萬無遠遊理間已疏請終養倘
仗庇報可問寢多暇便當從師於殘山剩水間了
此一段因話也近作一篇錄於扇頭就正情見乎
詞僧秀山來謁不敢以它物爲敬恐有浮沈

又

廢棄之餘卽里中親朋且掉臂不反顧上人乃遣
訊勤渠貺以佳茗感可知也昔與不肖語蘇子瞻
邯鄲之夢尚足以破妄而歸真今子目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不肖佩服此言非一朝一夕幸
罷免安知非破妄歸真之日耶邇來購一園於榕
水之濱脩竹茂林頗稱幽勝奉輿多暇竄身團焦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中作五色老蠹魚差足自樂今世作官作僧皆同
一因果作官者公評爲功官評爲罪作僧者佛法
爲功世法爲罪上人此訟了卽不了不了卽了耳
姚少師嘗奉使還吳微服散飯有曹主簿者怒其
不避前驅粹而扶之及撫按皆集遂繫曹簿於獄
請罪唯謹少師乃以詩示之曰出使南來坐画船
袈裟猶帶御爐煙無端撞著曹公相二十皮鞭了
宿緣此一訟也亦安知非上人之宿緣耶一笑一
笑拙刻疑耀七冊毛覽不肖生平信佛理不信佛
事佞古佛不佞今僧故內有一二愚痴之語上人
以爲何如不腆賣賦錢少助清供匪以爲報

與歸善董明府

萱於鄉校中無所比數獨片緜隻字不敢妄投公
府則涇涇自信者想臺下能悉之茲有一事爲諸
庠友所敦迫不敢不轉聞於臺下亦以臺下之培
植諸庠友者有加無已卽惠然而始終之亦臺下
法外之仁非不肖萱所敢任受德也諸庠友手書
并上某甲之意不敢求多於某乙第令某乙屈首

受罪於死者之靈則衆憤舒矣某甲者萱之中表而某丙者萱之內弟也夫以諸率友之敦迫而綴頰雖私亦公以某甲某丙之懇惻而轉聞則雖公又私矣主臣主臣

又

澤中之臞當事者不挂胸臆非一日矣臺下數千里而使翰臨之款語春溫若嘘黍谷此豈捐糜所能明報亦豈締筆所能明謝臺下實心實政歌棠陰而望峴首者千秋一日尚祈帝心簡在異日建牙憑軾勿遺東人而賜之借寇豈惟嶺以東二三父老子弟實嘉賴之萱耄矣兒輩頗能自食其力西園公小像歌一冊附呈優游卒歲臺下之賜也使旋肅此附謝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答鍾初字太守

張生不復知有人間世人間世亦不復知有張生往歲觀察次公以峽山寺事遠詢率爾奉答不敢奉訊與居非疎節也蘇東坡曰得罪以來親朋無一字見及卽以書往亦不見答何期今日上同古

人故入山惟恐不深匿影惟恐不密卽閤左右且
若異域况白雲悠悠山川間之乎忽奉手教兼拜
佳章千里見懷當於古人中求之忽閱南海珠光
之冊爲之駭然足下儀天堂構夙稱象賢胡然蘭
摧致煩蚌剖吉祥善事首叙之委敢不勉短柰先
太夫人頓棄杯棬卒哭無何豈宜以不祥姓名廁
於琬琰故雖見懷篤摯亦不敢揮涕申章以酬來
美倘明命可稽歲抄讀樂自當悉索敝賦耳不孝
五十有八矣獨葦業未捐書淫日銅猶堪作清朝
一老蠹魚近構一小園於榕水之陽頗能日涉來
詩携琴之約果不自寒則園蔬可剪溪鮮可釣當
不令剡棹落莫也拙作扇頭匪以爲報笠屐圖詩
一冊并上記室此不孝後三十年雪中鴻跡足下
謂之鴻冥則過矣仰徽珠玉爲羣公介駟亦草土
餘生之望外也陽雲倬飛鳥依依不孝避人久矣
不能借其一枝至今以丹青浪跡博羅是以章甫
入越也引領天末哽咽如何

答鍾贊字觀察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僧方明募緣事去冬悉已奉啓復承翰教門下之
護持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翁猶憶
計偕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
渠云已脩某處某處此卽飾詞第題簿者雖十踐
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此給人亦以此給
僧彼此交給佛菩薩且置之不問我輩又何必復
問耶弟嘗念峽山名勝甲於嶺南舊寺規制殊乏
布置飛泉洞人力雖工天巧已失夫不有廢者其
何以興是役也門下爲政山靈幸甚昔人謂善畫
一者胸中當別具一丘壑弟謂茸丘駕壑亦須得一
善畫者布置其間乃爲不負山靈耳稼事方亟正
尔腰鑣忽忽奉復

又

忽辱手教捧讀數四一驚一喜循環無端廢棄以
來境內境外惠然德音不敢讀亦不敢吟惟臺下
不敢不吟也弟半百又加五矣萬曆四十年之前
一切抹殺非惟不能道亦不能憶自今而後或可
爲田畯澤臞一稱說耳衰慈八十有七健而善飯

榕溪之上偶得一園流水半灣脩竹萬个老鶴濯
濯馴鹿甞甞日奉板輿課鋤督灌春蕝秋菘露葵
霜薤湛以濁醪佐以溪鮮小婦奉觴萊衣繞庭晨
昏多暇萬卷縱橫七兒五孫更進問業風氣皆上
琴書有托開歲數月又當稱曾矣終當樂死不意
上同古人足下亦欲聞之乎生平信佛理不信佛
事天下名山僧占盡故數從佛子遊非遊佛子也
僧方明者二十年前結廈小館募緣脩寺躬曾撰
疏投以三金時邑令鄧公諱以誥者亦投四金邑
中士庶皆有投贈或完或闕不敢臆對緣簿可覆
按也新緣簿疏文亦弟之筆已酉仲夏方明謁弟
吳關時弟已得代矣贈以金帛亦完題簿之十金
也臨別弟復托諸吳中詞場諸友矣當必有應者
此後絕不相聞世人有官卽衆生皆有何必無僧
無官則衆生皆無何必有僧故二僧至不能具一
淨飯亦以東道主乃方明絕不相聞之張伯子非
往年之張伯子也想足下亦當豎一指共發一笑

答河源徐明府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林下陳人臺下惠然以宿昔之雅稍置胸臆間已
爲厚幸乃不遠鼎役寵之翰貺九頓登嘉感激無
量間者逃奴被殺事冒昧上瀆非欲成訟也事情
重大而冒名告騙者多故自白心跡於臺端耳况
李斗翁老伯實主其事豈數百里外卑末所敢深
求耶今已瘦死一人便足相償若其一未斃而復
斃之得無浮於罪乎萬祈臺恩速賜銷案無致貽
累多命則如天之賜也屬有祭掃之役不皇僂語
又不敢久羈鼎役攬轡捉筆都無詮次

答胡拱極太守

昨謁賀以經始先祠遽爾遄歸未及奉晤忽承台
翰汪念勤渠感激無量耳老公祖祠碣林下之人
獲以姓名附不朽得無倚玉之誚耶雲笈七籤往
家金陵時曾從王司寇元美假閱道藏茫無歸宿
中得此書則全藏之精華萃焉因謀於司寇欲爲
刻行無何司寇罷歸未及卒業然中多斷簡闕文
非惟羽流承訛襲舛卽宿學者儒亦不能得其說
也萱幸通籍西省又久居長安乞俸購書凡八年

遠故獲詳訂付梓竣工之日牛馬風塵中多曾魚
不暇覆校故雖裝潢成套未免參錯耳此書皆神
僊家言讀者疑信相半第神仙不出於養生而養
生莫要於寡欲則吾儒書中業已昭揭此書之梓
亦不急之務獨以學者博極羣書此亦羣書之一
也况一物不知君子以爲恥神僊家言可弗知耶
承命再索敬附上凡六套外詩一册補前錯誤者
朝徹軒詩乃先第國子遺稿也先第天不假年學
弗竟志僅遺此詩一册原無全集亦承采錄地下

九頓

又

前人之獲不忘卽後人之託不朽也仰辱台諭兼
錄賤銜附上第以老公車姓名廁於顯貴之側殊
覺形穢伏惟老公祖政始及葺百廢並舉昨過西
湖亭榭煥然近有視事五年退食之室顏垣斷椽
不蔽風雨此豈視郡如家者乎草率捉筆不盡欲
言

與陳元朋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侍養入長安曾具數行馳不腆
爲木天主人陳元朋取酒不意故緘空返也七月
旣望督學陳太公祖始以翰貺至繫我元朋乃屈
首銅墨乎木天主人何人也荆溪爲三吳山水最
佳處何必遽廢嘯歌夫腹卽負腰腰卽負舌第元
朋不負元朋足矣又何必擁一條冰餌青涼散耶
昨鳴卿書來欲盡燔其書籍謂入世出世於箇中
一字受用不著第竊否否夫書籍固非爲人間世
設柰何於箇中覓受用耶鳴卿卽鑿翻然六月而
息第且廢棄沒齒然蠹魚之癖老且益篤研且凹
筆且冢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瞪視
琴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憚誠如來教第人自
罹之第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荆溪澗墅一衣
帶水元朋亦試詢於輿人乎生平嗜書書則滿載
矣古人謂居官卽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風流罪
過其然豈其然乎學憲太公祖舊僚最驩第上下
相懸雲泥已隔不敢以間請足下齒頰不惜遠貺
枯朽拜賜如天第有七子四已登庠有五孫兩亦

就試讀書種子似覺不乏亦願其愚曾庶無災害
耳鳴卿書復詫弟有僊骨當謁九鯉仙人鳴卿亦
將作羅浮遊此言不妄弟近得一異人密有所授
十年後足下聞羅浮間有葛穉川復出者此非異
人也千里分俸業已登嘉佳稿石刻竟未拜領豈
學憲太公祖新涖冗奪不及檢發耶六書故一部
拙刻疑耀一部附上計當引嫌不敢以繁縟爲報
山川白雲擲筆心折

荅友人書

是役也天乎人也何尤第遠辱明問敢不披瀝今
考功沈某甲者權荊州僕正權許野其封君令弟
往荊州過許墅僕皆厚相饋貽令弟帶貨船四隻
僕亦俱免其鈔蓋某甲自負爲詞壇宗工於僕鮮
未嘗面然時時從詞壇中友人彼此寄聲故僕致
敬盡禮如此也不意其令弟荊州回日夾帶沙板
十二副在內府稅關該納稅玖拾金在僕關不過
納船鈔二兩七錢而已其令弟已與內府關役統
同瞞稅過關恐內府踪跡之卽欲疾行不敢停留

時僕未開關又欲越關而過閘官相拒卽喝家人
沈三者統兇數人將閘官亂毆本關舍人承差皂
壯皆被亂毆者數人沈三復登鼓樓擊鼓大喊蓋
關有鼓樓非有大變不敢輕擊此鼓僕聞鼓聲卽
出堂而被毆各役皆披髮碎衣同捕沈三來見僕
尚未及發言沈三卽闖至公案前挺身不跪復以
手指僕大罵你是鈔關官我家主人亦是鈔關官
你打我不得卽欲推轉公案擎拳而前僕時果大
怒不禁卽捕沈三重責三十以匿鈔越關之枷枷
之擷枷一月其令弟自知理虧不敢相見卽求蘇
州申相公書來相公復令其卽春元申君用嘉及
王伯毅錢功父輩親至關門求解僕不得已卽放
沈三併放其沙板船去矣諸君復曰沙板船雖放
而此番誼閘內府必微聞之吳江又有內府鈔關
自難復逃公爲德不可不終必丐一哨船護視過
吳江乃拜全惠也如不得請弟輩何以復申太師
之命卽當堅卧關門斧鉞不得辭也僕復不得已
一如諸君之言亦非薄德矣時某甲族伯沈某乙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公聞之卽以書來爲某甲開釋其詞甚遜次年四月蘇州有山人范東生者自某甲署中歸卽以某甲書來詞亦甚遜又謂彼此不宜芥蒂蓋誘我也僕時正值交代無從覓便以書答之行至杭州卽得某甲銓部之報有友人在坐者卽爲僕危甚此君生平以猜忌聞公必不免矣今內計某甲爲政僕萬萬不能死全言亦何益第無故而罹此沉寃想仁人君子所共惻也倘或飾詞有如此日

與曾

觀察

僕承台旌臨蒞何啻二天余廢棄以來卽奉衰慈深居幽谷不敢以污穢姓名復窺公府獨念雅愛有年萬分一海涵河潤猶以宿昔僚誼必不唾地也故遣小兒小孫輩奉迎道左重辱注存賜坐賜茶溫諭溢詞有加無已卽白骨可肉况猶獲強視息乎承諭兒輩以辛亥之役蜚語者某甲釋憾者某乙而操戈者某丙當援某丁近例疏辨心跡嗟嗟亦何益矣荳行年已踰半百有書可讀有子可教亦何必復以有限之歲月供彼無涯之撻擊乎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獨生平砥礪四海交遊頗能見信一旦橫罹無妄
身名俱敗不能復施眉目以見海內賢豪耳茲幸
台臺儼然在上固萱之王大父也故敢披瀝至此
不怨不尤之訓服膺已久覆盆乞照終不敢開口
向他人也不備

又

一開歲輒薰沐緘書馳賀兼布濶私獨以廢棄之
人姓名汗穢恐見唾於籤府遂數發而數止又躬
耕以來一二蒼頭能諳官語足給奔走者皆已遣

去所稱朝夕惟任樵採耒耜數人非書郵也遂
遷延至今始則不敢求通既則不能求通以致台
旌西指儼然分俸先施是廢棄之人尚堪置王大
父胸臆間而不肖萱後至之誅何詞與有茲特遣
一力以前緘弁上竊申野人芹曝非敢爲報也

答黃倬星太史

去秋還自珠江輒以拮据先祠寢食俱廢未皇一
介以候興居忽辱台翰且拜腆貺林下陳人尚厯
注存感激無量第筆硯荒蕪非一日矣佳製見索

拙序得無責跋驚爲介駟乎然薰沐卒業喜而且
狂卽欲勉短以副明命奈日來道路如沸內計之
耗或彼或此第雖一休百休不宜復縈懷抱萬一
洗垢索瘕爲知己羞又未免十步九回頭耳此之
情境豈能爲佳製揄揚以附不朽乎然亦旦夕當
得其詳若旣旣破矣便可掉臂從殘山剩水間覓
一段烟霞光景向芸閣中指畫千古作矮人觀場
語亦足胡盧耳敢以二十日爲期當荒急足馳上
十二經注疏十六套共一百二十九冊附上記室
此書近嘗鐫於太學然曾魚十八奉上者乃闔中
舊本亦善本也興貺隆重暫爾拜嘉容圖仰謝不
備

又

廢棄以來不復能強視息於天壤豈復能通訊問
於朋遊業心知門下卽吉之期不敢遣賀亦以姓
名污穢不宜玷記室也忽奉手教注念篤摯此自
作之孽於人何尤昨得趙堂翁書乃知手办者某
甲蜚語者某乙而下石者某丙也張生何物乃煩

諸君子犄角一至此乎第不知所文致者何事獨恨生平著述未及藏於名山後世卽有子雲能保其不以人廢乎間者承索佳刻拙序業已脫稿一得郵報卽付祖龍非惟污穢姓名不宜廁於末簡卽幸獲佳刻亦不敢相對案頭蓋身蒙不潔恐珠玉有神必唾地耳獨幸衰慈善飯犬子豚孫婆娑膝下近構一園於榕水之濱名曰賦閒中爲團焦竄身蠹魚中了此一段無明慧業亦審廣大法門能復容草莽之臣買一葉躡五羊相印證否廣東新舊通志挂漏俱多近爲補遺歲杪便可卒業文裕公想當吐舌而時流能無攘臂乎此非太史公不敢相示亦不敢相聞也

又

伏聞典文江藩意必畫錦可圖一仰清光敝府在理公還乃知珍攝惟謹接浙報命獲讀佳製小錄蓋前無王伯安之甲子山東後無陶周望之己卯應天矣不孝罪逆深重先慈以去臘見背姓名不祥豈宜以竿牘唐突記室第門下戀戀知己笠屐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圖佳作不惜齒頰餘芬便當於古人中求之敢以
數行申謝秋興詩一幅西園公之近况具焉想亦
天上故人所欲聞也

與唐海孩明府

歸善春元盧君今歲爲兒輩西席此君硜硜自好
且下帷不窺戶外蓋人師非經師也故居此半歲
不敢強之晉謁昨蒙臺下不以介紹儼然先施式
廬分俸卽葵門駐車何以加此茲特薰沐謁謝敢
竊布於閭人進退唯命

答鄧虛舟觀察

忽得手教重貺疑從夢中廢棄之人尚能置玄度

胸臆耶嗟嗟生平砥礪幸爲交遊所信一旦身名俱敗當是帶來種子何怨何尤數得長安諸故人書操戈者某甲下石者某乙而助虐者某丙也趙堂翁曾爲力辨主計信然彼以助虐往此以釋憾來雖孔墨亦當銷骨何問張生然亦寬之寬矣吳樵一歲故額四萬第多兩月輸至五萬三千是舉一萬三千金而捐之矣故事權商一金加耗三錢雖高賢大良亦相仍襲第痛加裁革不得少溢毫釐是舉二萬餘金而捐之矣漏稅必籍贖緩額有七百餘金第竣事未籍一商割裝以克贖緩是舉七百餘金而捐之矣闔鎮告饑王者賑鮮實惠第乃畫地自賑皆有成案可據是又舉千餘金而捐之矣董公漢儒故堤水啗幾無完膚董從楚藩遺書相囑護視不知第已繕治矣關門而北復創一堤跨河數橋圮而復繕義倉儲粟創而可久第之臨別且以公費羨餘二百金授繼事者買粟實之此數役者所捐又不下千金周中丞懷曾龍搜粟清白蔡憲副熙臺李憲副明鰲所能悉也趙堂翁

近復以書來謂非久當有剖心爲張生相明者嗟
嗟亦何益矣功不足贖過拙不足破奸視事無何
輒捕某甲包稅之棍僕往來縉紳居間漏稅者一
切弗通山人詞客復不能一切謬爲恭敬以厚遣
之况某乙之宿憾如火斯熾乎曾文恪有言做官
只求心安而已心不安卽一月九遷何益心安卽
克軍爲氏何損第此亦惟上帝可請之玄度可聞
之耳第犬馬之齒半百又五矣筋力尚健衰慙八
十有七七箸尚強近幸得一隙地於榕水之濱荷
鋪抱甕花竹周遭日奉板輿行遊其間晨昏多暇
則縱橫萬卷作老蠹魚以償慧業此生畢矣故日
來著述疑耀之外尚數十種差足自娛蘇子瞻嘗
以論語說上文潞公謂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
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恐凶衰不祥之書
莫肯收藏自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莫若
獻之明公當今偉人唯我玄度卽欲繕寫數種以
上記室苦乏傭書尚須異日天尺庵劄自玄度當
爲衡岳無上功果第何人斯迺辱遠招倉卒中一

詩奉報投之湘江爲第藏拙可也疑耀猶未全刻
舊刻者以二部附上中有洞庭湘妃墓辨自謂可
破千古之疑不知亦可採入岳誌否來役單騎索
報不敢以長物申謝扇頭復得一律以當報李郎
覺形穢亦欲玄度知張生能怨而不誹耳擲筆心
折良晤何期

又

台駕向日錦旋數日前偶從寶安市糴者得足下
駟馬橋狀彤蓋金魚雍容甚都然猶未悉建牙何
地趨裝何日第云方有事於土木羅浮秋色得無
邀綵筆而枳丹轂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
病爭勝抱甕腰鎌卽勤四體本來慧業尚未唐捐
極欲勉短一言以抒懷賢狗知之臆第貴人晝行
呼諸滿前歌鍾滿後田謳牧唱不宜旅陳耳倘餘
霞散綺不以幽谷枯岩而賁及之則精光未鏤五
步之內尚能令前茅目逃也去歲車廣文復還道
州曾附數行申謝計不浮沈拙句二章能無嘔穢
衡岳佳誌想已盛行饒眼欲枯非一日矣小詞一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幅粗筴二柄街頭蓮花落也近况如此差亦不惡
故令兒姪輩書上西園公笠屐圖歌知我者徃徃
不惜齒牙今漸已成衰兒輩欲梓而行之并湘記
室倘獲惠然片語爲園公九錫乎死且不朽

又

皇天降割先太安人以冬十二月棄藐諸孤矣奄
踰卒哭痛於初沒卽問左右聞問都廢忽辱使翰
兼示歸興佳什始知拔薤遽爾抽簪文章氣節得
無一時俱將去耶浮湘集九疑記得助江山壯遊
不負冷邱小言則三百篇後千流萬派都被玄度
一口吸盡西園公三十年袖中一瓣香不得不拈
出矣讀至形無後神無後之語不覺四體投地名
山未副人壽幾何西園公卽七兒九孫亦恐狐貉
噉盡何關身後哉獨書淫彌篤筆塚如陵所苦抄
刻乏人卽疑耀未刻者尚絨笥中然挂漏覺多數
欲焚棄杜少陵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而大
禮一賦復爲後人笑端未破萬卷者何以操觚也
我朝永樂大典雄視千古扁之石室以飽蠹魚

能不扼腕今幸兒輩頗知漁獵因發所藏爲西園
類林自唐及元一切類書無不摭摭假以五年計
可卒業第卷帙浩繁工力重大必玄度受命方州
之日乃能爲西園公了此一段宿債耳承索堂額
十指懸槌獨於署書自謂足駕前輩常恠今人皆
作院體昔蕭何以渴筆題未央宮豈亦院體耶今
以行書呈上或可示米家父子勿示今人也因念
華構當是玄扉似宜以古文爲額復作古文併上
惟所用之別業對聯未覩景象不敢暗索寒命倘
有扁額更當勉短也小園不過殘山剩水上同蘭
渚或稱稚候之楹若金谷視之則悲田院矣拙作
歸興詩乃往年胡釘較語足下胡槃齒及之耶諷
詠佳什亦得十章悉遵來韻令兒輩書扇頭復以
拙筆請政此亦張打油速令投匭可也袁太玉一
代偉人自是車生耳者髮僧淨飯豈欲廬山種白
蓮耶裴晉公曰鷄魚蒜韭遇着便喫老病苦死緣
到便行袁郎袁郎晉公豈亦生天在後者耶來教
又謂懶同太玉心竊疑之夫懶之一字卽閒之轉

語園公戴笠着屐尚不能閒進賢冠魚鬚笏其能
閒乎當今只宜以作佛推二公不敢以作懶推二
公也心口語正在剗剗先呈一冊欲乞鴻製以爲
介駟笠屐圖詩兩眼欲枯矣尚能置胸臆否幸毋
日無厭之求也君其問諸水濱

又

門下畫錦甚却山林老病不能一葉躬賀西望加
額懸切如何聞誌衡岳想就剗剗幸賜一部往居
西省欲纂脩一統志曾得衡岳舊志閱之卽唐宋
間事跡挂漏甚多旣經門下之筆舊志當廢矣錦
奚囊想與此山爭高能不吝教否里中筆硯之友
寂無其人舊業已落獨書淫老而彌篤亦入門自
媚而已山林近况無足爲知己道者近作駢頭聊
博一笑何日榮發願聞願聞

又

歲月不居先慈見背寒暑易矣大事未襄忽得台
翰及地師朱象崖至幸甚第詩詠同穴當奉慈以
從先嚴象崖亦以爲吉丁巳之春計當負土象崖

來自門下與他地師覺別曾爲不孝卜一地所費亦廉第諺云主人樂者是真龍殊非浪語尚須其再來更卜耳不孝死灰過者皆溺不腆先塋兩日而被占者三穴象崖曾履其地當事者涇渭其胸竟高下其手今已兩年成猶未質鄧觀察今之柄人也何物富豪又何物主者差池乃爾至與張生同病乎不孝五十有九矣蒲柳易凋又從草土中數罹橫逆雞骨僅支人非金石何必河清第千秋之志尚媿名山一息尚存筆須成家耳西園類林差有端緒正爾購工繕寫花朝前後當携數卷就德星堂一揚花也前索貫虹樓來青樓二扁尚須登樓乃可捉筆第來青二字今上曾書於西山寺中亦須再議耳陰陽二宅不孝近頗究心象崖謂足下方有事於土木故亟欲買一葉爲玄度先生細談青鳥如何

與王省軒符卿

數從入五羊者待道履佳勝輒加額竟日至太夫人去歲捐輓則潘理公按部枉臨乃得與聞豈聖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天子嘉惠壽母不難以社稷重臣借子舍而畀之
全福耶不腆竊申束芻敢瀆几筵後至之誅何詞
與有萱不肖短袖拙舞自宜廢棄且激矢於市薄
命者傷沒齒何怨幸衰慈八十有八矣尚能率諸
子婦力作攻苦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徜徉山澤獲
保首領爲五嶺間一長物不亦愉快乎

與姚巽源明府

今卿賢從祀學宮謝公諱仁者萱之外大父也清
風高節輝映前後詳具郡邑諸志家運中替子孫

罔念前人田產蕩費無餘歲時餬口皆衰慈曲爲
推食故能免於溝壑昨以浮糧重累計出無聊至
有以外大父香火堂瓜分變賣者通邑縉紳士庶
皆爲痛心萱其甥也渭陽在念不得已乃拮据賦
稅之餘捐貲代爲收贖復揮涕而書一帖畀之豈
曰好行其德亦以白首爲兒徼天之幸藉臺之庇
衰慈八十有八矣一旦賦載馳而爲秦庭之哭兩
目欲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謝良史等以家長
具詞遵命携屋券屋帖屋領赴臺乞賜印信執照

蓋防謝姓子孫異日之差池亦防張氏子孫異日之反覆也是後也通邑縉紳士庶及內外親戚皆能道之情節多端非惟不忍詳亦不敢詳者公門嚴重謹令小力代布區區懇乞台筆數語於契領屋帖之後并乞賜執照二張一付萱一付謝良史豈惟不肖萱母子均戴二天卽外大父地下有知實嘉賴焉萱不勝咽哽懸企之至

與余崧岳太守

近從會璇石侍御館中得老年丈領郡宛陵加額起舞時方苦旱抱甕是亟未皇一介申賀亦以學圃小人不宜唐突貴人之晝行也宛陵江南雄郡非雄才如老年丈者何足辨此間者仰辱台翰謂小園購一巨石破城而入聞之誰乎園乃郊關之外距城且數百武卽輦石何待破城也相去一衣帶水又往來如織道路之言捉影如此何惟長安中南箕之哆不求多於萬里之孤臣乎趨裝何日願聞

又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弟之自投畀罪狀百端老年丈同事吳門時耳目最悉者含沙某甲下石某乙海內交遊尚能爲張生剖心異日或可請於帝耳第此亦如夢如幻非惟絕口不復談且絕念不復憶惟於老年丈始一及之勿爲他人道也伏承老年丈未舉日隆台鼎在望山林棄物豈任榮施一雲一坭未審胸臆間復置一張生否負勢續紛掃門闐溢不敢以俗儀申賀庭誠一冊張生自以爲福緣記室得無噴飯乎衰慈八十有八強飯倍常年來復添一丁秋末冬初或可仗庇爲祖稱曾差自慰也令郎飛揚令孫繁駢亟欲聞之粗扇二柄近作博笑此又榕溪老圃之近况也揮汗捉筆都無詮次

又

弟之書淫老而益鋤往居長安曾有句懸於郟中柱頰且看山老去宦情如水淡抄書頻乞俸年來罪過總風流此一時興到語不知竟作一識也故居吳門時曾讎刻古書不傳者數種卷帙繁浩又所覓古今書幾於萬卷筍篋不一徐海翁書來謂

弟南還度嶺官夫之外復用私夫六百餘名者正指此也昔馬伏波以薏苡媒謗弟以書淫賈罪乃知古人謂宦中抄書亦是罪過卽木枕亦不須作誠有味之言然百念俱灰而時誦杜少陵牀上書連屋之句且不知有饑寒又安知有失得乎獨所翻刻者未及一行於世海內好事故人往往貽書見索意欲盡載其板付金陵書肆中聽其自行或可借其稅資再購未購之書以了此生書淫之癖亦一快事也老年父何日還金陵幸詳示當遣小力買舟載去途中之費皆不敢仰煩左右惟懇從者護視之則拜賜如天矣

又

草土餘生不宜作貴人曹丘鄭太學諱大有賤兄弟壬午舉主節齋公仲子也不遠千里以墓銘見索取道金陵歸而襄事謂宛陵衣帶水欲一掬見顏色亦曰壬午之役於老年文微有香火情耳進退唯命

答和平孫仲瞻明府

李君何許人遊於何許辱賜圖章先生肘後矣不
佞少年時頗精此技亡友新安何君震者擅場一
時後輩卽不乏人而六書未諳何問雕鐫今兒輩
亦嗜家雞當於異日請政墨竹繪事中最難眉山
湖州聖矣次之梅花道人又次之李息齋倪元鎮
管夫人餘子皆野蔓飛蓬不足論也不佞亦嘗究
心於此苦不能佳李君翩翩有致於此兩技異日
當是名流第須得名流講論一番庶不墜市氣耳
知爲臺下清鑒故僭及之

答黎鶴岑孝廉

老病相尋頹懶日甚卽戶外若異域矣停雲江上
惟增永嘆生之不及衣冠化爲蛇蝎間者唐令公
爲彼哉所盡張生幾至破滅久之自明令公毫不
爲動恩禮往來倍加常情而竊藏吏張縉之變起
矣罪人旣得令公之寃獲白乃有詭名韓黃張之
告波及門下其所懷來不在令公也彼哉情節諱
具不肖誓詞謹錄呈覽此等鬼蜮卽開闔以來人
所不能亦人所不信者乃見於里中乃聞於鄰國

哉彼哉不日必入五羊以構門下故竊布腹心人
可欺天地神明不可欺也小詞告立案者并奉覽
漢功令姪宜東上一辨心跡唐公子業已還楚張
縉輩欲借此爲不結之案異日可慮也署縣邵別
駕已燭其奸張生三寸尚在能以百口爲令姪任
其無他有如皎日

答黎文水孝廉

久闕聞問懸切如何十三日得施舍親書知韓黃
張詭名捏告令姪者果不出吾所料令姪已得其
詳矣子其欲釋憾於令姪乙某卽借以釋憾於不
肖此中鬼蜮開闔所未有人理所難測者幸邵別
駕亦能悉之耳誓詞一冊呈覽外寃辨二冊此禍
之胎也中秋前後當就門下以盡欲言不備

與鮑

郡丞

豈無似歲壬午聞野羅老師所取士也故獲投分
於中宿令兄社文又嘗家金陵數入貴郡汪司馬
伯玉館而毅之貴郡諸縉紳章縫詞人墨客皆獲
締僑札之好獨於令兄社文爲最驩又得侍同朝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嚶鳴雁序爲異姓骨肉二十年於茲矣巴西夏萱
待罪吳關令兄社丈入長安偕心怡羅師兄投轄
關門者凡半月萱積愆累尤遂爲考功令所中令
兄社丈不遠數千里賜之手書感情悲惋若手足
之痛一語一淚也今有天幸臺下儼然臨涖敢以
不然之灰自絕於洪鑪乎昨旅進堂下不敢以間
請特令兒輩董董沐執贄竊布嚮往之私屬在子民
敢云世講第忝谷春回必不以枯株斷梗靳其乎
甲也

答吳養志老師

心興兄至得台履佳勝喜慰無量遠辱翰貺感感
謝謝兒輩豚犬乃煩高賢絳帳此豈紙筆所能明
謝林下之人館穀涼薄亦恃通家骨肉或在雅原
耳馬年兄書附上嶺南人在仕途者多拘攣而於
鄉誼更薄貴郡童子科尤郡縉紳所過望於當事
者老師一郡名流當事必能破格第旣聞命矣不
敢不力爲緩頰也所慮人微言輕且千里之外遙
寄一聲恐當事者未必響應耳諸所欲言詳具還

使不備

與馬長惺年丈

去冬吳通家還莆曾具數行申候想徹清覽矣三
月中吳師兄諱世傑者不遠千里爲兒輩西席得
老年丈折節於吳老師者甚悉此固老年丈緇衣
之好第及門弟子不能爲其師具饘粥而從千里
外乞鄰與之言之得無媿口茲有無厭之求未審
尚可徼福否童子之科聞貴治鄉縉紳所薦引皆
有定額吳老師子姪實繁所望於老年丈者旣收

錄其子姪河潤非淺矣子姪之外或有它姓相求
倘獲殊恩再收二名稍置前列以爲廉吏晚年物
藥之需則格外之仁敢願而不敢請者也惟老年
丈憐之幸甚

答徐海石侍御

辛亥春小力北還仰辱台翰刑戮餘生分毫皆臺
恩矣通籍十載積垢百端冒昧抱關是見捕之猩
猩旣知捕者姓名而却避矣饒延如故復酣其酒
而躡其屐也第台翰謂蜚語見疑渡嶺私夫六百

餘名禽魚花石無所不有則妄意其血之可益可
盜而不知其賢涓滴耳雖然彼婦之口亦非無根
性故書淫老而彌篤吳越故稱書藪抱關者遽忘
古人風流罪過之誠極力購求委喻萬卷遂致歸
裝囁繫何詞與有臨發金昌令親家王君浩吾復
以馴鶴二頭附致孟山寺館因亦自携二頭此禽
魚花石之語所由蜚也獨長安故人数以書來又
謂攝日者某甲其心者某乙而刺刃者某丙耳因
念周懷魯中丞孫栢潭少宰故與僕交善而與某

乙交惡山人記客朝周孫而暮某乙者懷刺關門
月無虛日僕即好客如鄭當時豈人人皆得其驩
心乎故抱關一載以事忤某乙者七忤某甲者二
而最後乃忤某丙亦止一事而已僕之部俸僅三
年七月一旦麾之遠郡幾微已見苦未先發故爲
人所制如此嗟嗟升沈榮辱自有主者况以身爲
的而欲人之不彎弓乎是役也豈宜後污清聽第
遠承明問故敢披瀝况七尺之軀一入仕途輒爲
臺下所卵翼遽爾隕越殊玷交遊不得不自首其

過以明懺悔念之媿心以之媿口左右儼然能無唾地

與姚承庵明府

往權金昌臺下拏舟見訪今昔之懷六年遠矣嶺外遺民末由訊問茲幸巽翁老父母復鎮撫之二天再造千載一時伏聞急足還吳瞻戀彌亟第門無私謁不敢介以筐篚拙句扇頭代書申悃復憶亭下往曾見索拙筆扁書久未副命今摘一聯書上未知遺民名姓尚堪疥壁否廣香數瓣并侑郵筒甚知狎褻亦信願心香以見歸依有日云爾

又

去冬以扇頭俚語奉訊興居豈惟不敢函數行亦不敢具名刺者以巽翁老父母神君在上非孤孽輩所宜求通於左右也仰辱遙翰且辱殊貺即家人父子弗篤於此者萱其敢自外乎敝邑凋瘵日甚湯火初免幸以神君爲慈母鴻蜚蒼赤始更其生而科不煩催羨無半粒此又二百餘年所未有者豈五經笥中亦有縣譜乎不然嶺以外何所徵

福而大馮小馮鎮撫之相繼也不肖耄矣溫清多
暇尚能作冷淡生涯以了蠹魚宿業獨馳神天外
末由一覆五經先生敗醬耳令郎老先生霜台籠
日驄轡嘶風往抱吳關曾通記室貴人天上即夢
不復尋斷木溝中豈聲可遙寄誠有天幸不腆五
嶺得借法星令戮餘之民未先犬馬少望車塵則
所願畢矣海陬窮僻不能遠報投瓊不腆侑緘幸
賜麾頓願無金玉其音不備

與梁斗華同年

壬子秋兒輩就試五羊蒙老年丈以銀卮二枚珍
幣二端惠寄時弟即置身無地端一力具數行完
璧戲謂此物當留案頭須老年丈開府日付酒家
胡容老農曳裾索一醉足矣小力還報令郎長兄
業已納之獨未領回札耳久之弟復端前力再奉
書於記室以詢浮沈而從者即榮發不能及矣萬
一小力有所欺罔弟即剖心何以自明乎麟姪想
能詳之故復絮數五羊羅浮一衣帶水耳罪廢之
人交遊既絕音問亦踈故駕入長安闕然訊候惘

然至今燕粵鱗鴻如織又以林下陳人不宜作長
安書族姪麟需次長安附在世講之末計當朝夕
造請敢介數行扇頭俚句一冲契濶揮汗捉筆願
言加餐

答友人

小園不過爲家屢避人計耳弟嘗笑李文饒以平
泉庄誠後人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王
元美以弇山誠後人而亦笑文饒爲不達弟須擇
人如元美者而後畀之嗟嗟子孫既不能守又何

問得之者如張生不如張生哉近於小園中復構
一小園曰園中園以居猶龍氏爲玄寄靖日緝五
千言於其間便覺駸車可駕獨以衰慈疆飯不能
不戀戀耳園中園之後曰慧業庵菩提樹在焉從
訶林折而植之一夜即長三尺弟平生不佞佛真
孟浪也由玄寄靖而拾級上是爲論世齋有屋五
楹藏書三萬餘卷古彙鼎法書名畫縱橫左右見
棄於今人或可見友於古人也齋之前竒石森立
甃一池蓄水數石飯金鱗如掌者數十頭日長夢

起則呼羣鶴於濯霸臺按節而舞之奉板輿弄稚
孫小婦開尊園丁剪蔬作退院僧張生餘年活計
於此畢矣忽辱來教是又索張生於二十年前春
夢中也能不茫然彼中民訛易興幸以三尺處之
毋疑竊鐵其詳具來使口中對客捉筆不次

與袁莞沙觀察

間者駕枉敝邑先廟旣辱臨視衰憇且辱注存兒
姪輩復獲周旋杖履世講篤摯誠薄雲天此豈紙
筆所能明謝拙刻彙雅前編往歲垂發矢檢未及

致於記室端力馳上此書鮮有能讀者老伯翁端
居多暇能以片語爲玄晏乎則子雲固不必俟於
後世也我朝名臣言行錄已有數家多語焉不
詳且援據失實往居長安嘗裙拾之間居以來欲
卒其業笥中偶失宋濂溪集覓於五羊藏書家皆
不可得聞之友人鄴架常蓄之乞賜一閱次月中
旬當端力完璧越境借書想老伯翁不以爲癡也
陳琴軒先生文集不知其板尚存可求刷印否八
宅周書一冊試之頗驗故序而梓之并上記室

又

往譚見日兄枉顧吳關奉老伯翁手教及衰慈壽詩見賜業爲此兄治裝殊不敢薄且附數行曾以吳紵二端俸金五兩申謝記室計不浮沈者此兄物故之後乃知亦殷洪喬也阿堵間物不足較第鄙悃末由自達故語次及之不必更以語人也主臣主臣

與魏滄水觀察

廢棄以來海內交遊不敢復以姓名求通獨憶待

罪三曹不肖如其則臺下卵而翼之者也揚紆古

今綢繆杯酒縞帶之好指不再屈矣一旦廢棄貽

玷金蘭臺下即儼然唾地第此生犬馬能自絕於

秦養鞭策之末乎往歲瑩兒婦翁黃愷衷之西也

不敢以數行溷記室曾九頓寄聲未審曾一叱名

於左右否茲幸獲以子民歸命宇下亦千載之一

時也草莽之臣不敢曳裾公府謹令兒輩以不腆

竊效畫亞漿并拙刻數種仰塵台覽里無名師父不

能教課草一冊乞台臺面賜郢削俾知嚮方幸甚

又

林下陳人不敢唐突祭戟故遣兒輩一望清光以
抒懷賢猶知之臆臺下誼薄雲天既不鄙葵且辱
溫款賜茶分俸大破常格即甲辰之歲長兒元炳
獲侍潞河舟中猶能仰置胸臆而媿媿及之此豈
捐糜所能明報復承遠役重貺疑從天上又豈紙
筆所能明謝讀西事珥若入多寶林目眩心駭冥
搜逖覽前無古人片語隻詞鳳毛麟角恨不令誌
西粵者如黃宮詹才伯張別駕羽王見之焚其筆
硯也舜葬蒼梧拙刻疑耀中曾有一辨未審微覽
否西事旣珥東事想當再徵鴻筆萱廢棄以來病
與年爭勝而本來慧業尚覺與病爭勝躬耕多暇
頗亦有所論次里中苦無傭書不及繕寫就正尚
須異日

答劉冲倩太學

命駕千里傾蓋一朝不以未同遂成莫逆人生知
已何必撫塵哉四百三十二君奪我北道致翩翩
蕭史未訂平原亦千古交情一闕陷也小園獲佳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扁佳聯并辱贈章一字一珠暗投爲媿小力山還
復得山中佳什捧誦數四真行山陰道上第未審
梅花夢中編綃美人能復有顏色否第燥髮而遊
幾徧海內不意爨餘溝斷方獲天際真人三復問
世狂言回頭塵劫舉目魔障皆應自作亦應自受
弟則已矣彼登場弄影以線索付人者聞之能無
彈指出血乎欲跋數語於左方以授剗剗第園公
春夢時亦在冲倩先生問中今正吐舌未收不能
遽作吟嚙也稍假十日當竭力馳復小詩扇頭匪
以爲報亦欲天外故人常置一西園公於懷袖間
耳小兒元煥負劍左右王君 書勢當同問世
狂言梓完報命承許趙夢白岳石帆二公笑笑編
幸檢付來手第正撰西園酒佐一書欲爲海內善
謔者少助烘堂也老母囑筆魚軒萬福後晤何期
捉筆心折

又

妄意足下歸裝已度嶺矣小力還復奉手教注存
園公而乾陽令姪老公祖尚能置張生胸臆間足

下豈亦逢人說項乎邇來目眚方瘥衰慈偶違七
箸方寸憤憤今幸少間陸將軍負心乃爾殊可扼
腕嗟嗟兄且爲狼心如其面四海如許橫目如許
自劉冲倩張孟竒兩人而外恐皆不減陸將軍也
老嫂就館計當獲雄羅浮葢珠庵故多金光草足
葦寧馨何必山陰道上昔司馬文正公河內人生
於光州故名曰光他日賢郎亦當名曰粵幾四百
三十二君得以抱送言功也荔枝偈馳上笠屐圖
佳跋已付梓未完先以一葉呈覽

與黃玉峯黃倬星韓若海三大史

燕粵麟鴻如織廢棄之人不宜作長安書故爾關
然於左右非敢有遐心也族姪麟需次長安當以
粉榆之末朝夕造請輒介數行扇頭俚句復肆唐
突亦欲金華殿上人知溝壑中異日未必卽草木
同腐耳麟姪束急不能盡携覆甌以奉清暇笠屐
圖一冊園公自崇清福者境內外諸好事皆不惜
齒頰爲園公一謝椰榆天上貴人亦管蒨在念乎
則片語千秋處且不朽

答吳允兆太學

癸丑秋李成白還里忽奉手教并拜名畫珍幣之
貺天外故人尚能置張生胸臆間也感激無量弟
離吳關業知今日一就子舍亦不復憶往日矣來
翰乃爲張生剖心熱血滿紙何深於閱人世淺於
知張生乎張生老矣溫清多暇拮拾稍餘構一園
於榕木之上作老蠹魚嘗自題於楹曰縱橫三萬
卷上下五百年既足療飢差可遣日望九歲之衰
慈含錫健飭二三輩之小婦摘蔬烹鮮犬子豚孫
皆好紙筆天道之復或在一紀寄語北晦先生尚
欲爲張生剖心否乎姚父母奏最役便敢附數行
沈速香一觴竊效臭味匪以爲報令郎長兄近况
何狀願聞願聞茅孝若標劍登壇當在來歲嶺外
老農惟於桂子飄香時從飛夢中舉酒耳幸寄一聲

答沈華崧明府

忽捧雲翰賦嘆久之旣從天上復疑夢中不意數
餘猶挂齒頰此千古交情豈啻義薄雲天而已乎
弟入吳關業知今日亦復何恨年來溫清多暇拮

拾稍餘溪鮮可釣園蔬可剪日奉九十歲之板輿
婆娑衡泌差足自遣以卒餘年獨以海內金蘭如
仁丈者未由再奉清歡以此耿耿耳坦齋令郎先
生已登臺省難兄濟濟聯翩天衢數爲姚老父母
相對嘆羨此天之報施不於其身於其後人也第
犬子豚孫亦幸皆好紙筆數年之內或能鞭策一
二以望荀比清塵誠有天幸洵如來翰不腆五嶺
獲微坦齋先生繡斧一照晦之令天外老圃獲捧
靈槩則所願畢矣不腆竊侑寸絨俚語扇頭非敢

置君懷袖亦以老圃近况如此想仁丈所歡也

臨風捉筆哽咽如何

與黃又謙大叅

擯斥以來境內外一切謝絕偶有從五羊來者乃
知臺下儼然臨泣是九苑之餘幸戴二天矣嶺外
一老公車通籍十年罪狀萬端何詞擯斥獨身名
俱敗爲四海交遊之玷則目不可瞑耳追惟臺下
疇昔雅愛又淚盡繼以血也衰慈八十有九尚覺
健飯七兒六孫半已舞象黑衣之綴差不乏人家

故藏書晨昏多暇犬馬之齒半百而強尚能抽玄
黃之秘奧搜海岳之精靈既以自娛亦以自詫名
世而勒鼎彝公等具在朽骨而懸日月豈異人乎
獨卷裘頗繁劓劓無力尚須繕寫就正宗工倘堪
災木即覆瓿可也金省吾中丞尚健飯否黃貞父
聞已出山足為我輩吐氣馮開之後嗣何若已酉
歲嘗嘗捐貲梓其遺文不知已行世否笠後圖一
冊并續記室張生近况如此亦可聞於大父之前
乎田夫野叟不敢復望清光敬令第四小犬元亮

詣高臺竊布賀私統惟涵納實藉崇施

又

迫促還里不及躬別復辱台翰感激無量不腆五
嶺豈能久徼福星第天臺下車四境更始百務維
新二三父老子弟蓋斷臂然頂而借冠者倘皇天
東睽必不以鏡湖一曲仰窺賀監也承索屏書拙
筆八幅笠後圖詩一冊秋興詩一冊請政竹閣魚
根二律從藥裹中勉短幸為藏拙四明絮酒倘得
成行恐台旌已遄發矣姚令公入覲敢附數行良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晤尚遙捉筆心折

答黃叅戎長白

丘文莊公嘗策瓊有十字之議往與海忠介公詳之今二十年遠矣不意張生之言驗於今日頃得邸報有生員林待試者疏言乞罷此役此老儒腐談夫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可中罷以示弱乎第蕞爾瓊黎非南蠻北鹵可以長技角者必欲繫以長組築以京觀則計亦左矣不佞林下陳人不宜復與人家國事然禍既震隣憂深緯恤彼中鄉縉紳如黃忠銘宗伯許甸南諫議林元東觀察皆能爲桑梓綢繆其牖戶者亦嘗以一碩畫而進於當事者之前乎夫以不戰爲戰其戰常勝以無功爲功其功常逸若用張生之言則三千之衆兩月之糧可以奏功可以善後然聞之未有不疑而駭者幸辱明問故竊布於麾下亦以大將軍知我愛我必不按劍也大將軍其謂之何

與韓嵩少

戲鴻堂帖十六冊完璧此帖今行世者已十八冊

董太史玄宰見貽時亦止十六冊耳大石聯句故
太僕李禎卿書於大石雲泉庵粉壁上大石去許
墅關署二里而近第幸抱關創古雲亭於大石之
上前事者王君之都嘗摹刻此詩而鉤手與刻手
皆不精殊失太僕面目董玄宰偶見過留宴古雲
亭第乃從史之再摹勒以續戲鴻帖爲第十七卷
第別玄宰時止鐫完其詩第有跋語及玄宰跋語
尚未鐫也文徵仲祝希哲皆以臨池受業於太僕
稱入室弟子而雲泉庵題壁又徵仲梓里中竒蹟
也徵仲停雲館止錄太僕陳言章獨遺此詩豈
以此詩繁多又粉壁之上難於懸腕雙鉤耶今以
一本奉上幸置此帖之末第此帖視友人吳廷近
日所鐫餘清齋帖尚不能雁行若以停雲較之則
邈若曾玄矣日來重裝敝笥所藏諸名帖題跋頗
亦不乏寒可當衣飢可當粟疾病可當參苓獨
不敢招書雲臺主人共此清賞耳

答李封公

萱山林一長物耳賢郎老先生振鐸下邑兒姪輩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既獲歸依不肖亦幸以肇悅仰窺臯比至以未同
之人遠勤珠玉此豈紙筆所能明謝數擬勉短以
酬來美稽事方迄苦無佳思歲云暮矣懷賢徇知
其能闕然於中不腆介函竊效縞帶幸鑒存之珠
海榕溪不難一葦小園花竹足供錦奚囊介春酒
也定然之音懸諸夢寐

與李

文學

往居長安獲奉銓公言笑茲有天幸康侯令兒復
以世講之末不惜賄昧臭味既同肝膽可析畢世

思知指不多屈矣何期門下復締神交珠玉遙飛
溪山遜麗夫南海固盛衣冠而李氏多才乃至此
乎畸人負俗值小有言殊阻嘯歌不能復親筆硯
久虛來美自夏而冬不腆仰窺玄扉想在世講不
遐棄也四百三十二君差堪御李門下得無意乎
答清遠錢二尹

僧方明募緣事遠在二十餘年矣去歲奉復鍾觀
察者已悉其詳一旦責之方明宜其各執一端也
敝邑檀越恐亦不多即不佞稍有所布施不惟不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六
倭忘之即佛菩薩亦且忘之何必方明不忘耶僧
廣達輩又何必不忘也來刺隆重不敢聞命

答蔣公鳴孝廉

忽得手教及佳刻既從天上復似夢中公鳴先生
亦復知有嶺南張孟竒乎不孝宦情故淡宦態復
拙僅抱一關輒爲齷齪者所齟齬既破矣又復
何言獨仰玷定師函席俯慙令兄金蘭不能瞑目
耳去冬復以罪逆深重禍延先慈草土餘生即形
影不復相親安問交遊哉林舍親歸里揮涕數行
附其故役還報笠屐圖詩一冊附上此張孟竒近
狀亦不必按圖而索也尚可爲天外故人道者慧
業幸未唐捐名山之藏異日差可下報定師耳臚
傳在邇公鳴公鳴其一鳴乎傾耳以俟

與蕭崑陽比部

不孝罪逆深重先慈以去冬十二月十有八日棄
藐諸孤矣六月十四蕭還拙以台翰至且拜珠玉
錦章之賁越三日即先慈生辰豈偶然乎敬率兒
輩百拜懸佳章泣告几筵蓋以三十年之別三千

里之遠仰煩長者齒頰此豈捐軀所能明報柰皇
天降割弗獲延半載之養躬被華衮之錫先慈固
薄祐而藐諸孤亦涼德矣第履戴高厚豈惟先慈
實式靈焉復承石龍壙記之委正不孝藉手啣結
者草土餘生痛猶未定乞俟還拙丈令卽歸里日
勉短呈教不敢爽也仰辱佳幣出自長者九頓登
嘉不敢遽爾申謝偶有便翼倚棹草率暫布以副
遠懷揮涕捉筆都無詮次

寄金省吾中丞

不孝已矣辛亥之役西湖奉別日已得其詳亦復
何恨惟是一腔頑碧不獲灑於台階目不可瞑耳
聞者尚以先慈一日之養自道地下皇天降割去
臘先慈已見背矣竊有天幸黃又謙老公祖實鎮
撫之獲以間請仰悉興居第公衮未還追鋒未駕
彼歌原田者得無一國三公之嘆耶陶彭澤歸去
來詞千古一人第曰鳥倦飛而知還矣未嘗不曰
雲無心而出岫也宋人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爵
有來還自來匏瓜之語敢爲台臺誦之嗟嗟某甲

已登於鬼錄某乙亦罹於天憲孰謂此老子終不
明白第未免性褻且柰何哉黃太公祖入覲錦旋
冒昧數行仰窺左轂不腆千里一毛非敢侑絨特
在世講故敢唐突耕鑿餘生翹首賜履爲黍谷一
噓能不悵結

與畢具茨侍御

廢棄之人不宜以汙穢姓名唐突天上惟是海內
二三兄弟尚以數年筆研之雅徃徃不遠數千里
而好音及之豈以臭味如我孟侯遽有離邊嗟嗟
衆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不孝才非可憐第欲殺
者亦一二人耳業已登鬼錄而罹重典誰謂此性
軟老子不明白哉嗟嗟不孝已矣惟是先臣之敝
廬無恙負郭可耕百念雖灰慧業未耗尚能日驅
三寸以俟千秋差足爲天上故人道耳不腆兩粵
固聖天子矐然南顧者節鉞非遙羅浮老農尚能
緩斯史以俟鄉律捉筆心折哽咽如何

與譚懷堂司城

不孝已矣三十年意氣一筆都勾臭味如兄翁胸

臆中亦尚有一張孟竒否惟是皇天降割先慈以去曩見背大事未襄耕鑿無幾不能不以吳關之約重有望於故人也貴治文獻之邦不孝交最久驩最篤者則太史李本寧及其昆玉本建本石而魏鴻臚穎超太史之妹婿也諸君子皆我輩面孔中人兄翁亦嘗一前席乎不孝非曹丘亦非馮驩故從八千里外試一緩頰如此

寄鮑中宿儀部

不孝廢棄以來即閭左右不復以姓名汙其齒頰豈以數千里外天上故人而敢有編帶之思竊有天幸令弟老公祖儼然臨涖俯念世講數口之家獲以鼓腹而安枕者三年於茲矣且德意綢繆殊常破格即有胸無心敢忘所自哉嗟嗟澤中之雁不復措意人間第猶強視息於天壤獲以長子孫而問名山之藏又何必悲塞馬續鳧脛耶惟是皇天降割甲寅之冬先慈見背草土餘生哀病相尋計今以往未審尚能中夜望三台否令弟老公祖入覲聞當錦旋飲泣中數行以申寤寐

與鄭文學

足下歸裝尚須取道敝邑故草次而別未及一具
雞黍今遽北乎閩粵故接壤第不孝耄矣後會杳
然能不悵恨先師美懿非不孝所能揄揚明命鄭
重故從草土中勉短呈上恐不足以辱隨石也襄
事卜於何日不腆以代祭酒幸布几筵不能揣急
足一佐蒿里何詞鳴鼓余嵩岳年丈居宛陵聞其
逐客不減南海公承命作曹立不敢不具數行以
應從者第行路難矣拙刻數種請教佳筭如命亦
不足存也契姪寓五羊即以佳筭付之宛陵司理
許君往以臨池爲神交惜未識其面且浙人也殊
有冷暖倘以書唐突或能爲足下輕耳奈何奈何

答陸仰泉潮守

不孝萱宦態素拙又嶺外老公車故遇藩輒觸遂
爲齟齬者所斥逐匿影以來人理都絕即閭左右
若異域回首海內諸交遊又若異世故臺下榮泣
無從灌耳木由掃門去冬臺駕往過敝邑非鼎臚
台翰儼然先施即江上絳騶不可復聞矣時方招

拾南畝策蹇入城台旌星邁僅能以姓名申謝踈
節何詞潮惠比壤正圖端力申賀再布謝私罪逆
深重先慈即以仲冬卧病季冬捐軀不敢復以不
祥姓名仰窺籤府第東望台星未嘗一日而不九
迴腸也茲承臺駕西指斬然衰經不敢再望清塵
謹令小孫張堪抵候道左不腆野人之芹匪以為
報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七目錄

赤牘六

與某令公

奉陳季琳道尊

答寶安李子木令公

寄阮澹如太守

寄徐韶階郡公

與各邑令

與本縣蘇令公

答

與本府劉別駕

寄董宗師

與社友米仲詔

與韓宗伯

回嶺南陸道尊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與陸令公三通

與熊制府三通

與韓宗伯二通

與劉令公二通

與區啓圖孝廉

與長樂張令公

與洪道尊

與徐韶階公祖

與黎美周孝廉

與黃二守

與廣州李太尊

與張天如太史

公書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七

羅浮張 宣孟奇甫著

赤牘六

與某令公

歲將易矣通邑累年糧餉不得完數上貽 台臺

催徵勞瘁不肖某寢不安枕食不下咽者數日矣

第宿弊未除卽 新政日勤亦利於錢糧科而已

博羅錢糧積弊糧多拖欠者十而一少而必拖欠

者十而十此皆錢糧科之弊也積少以成多上人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七
安得不謂博羅錢糧之多逋乎追往轍採輿論為今日催徵上策惟清查各圖實徵先追比各花戶額編之少者十分完足方追比其多者不出旬日而四十九里糧餉有分毫不完某未之信也蓋錢糧科實徵利於混不利於清故利於合不利於分也如某昨具呈分闈拘各糧頭投遞四年五年承管正欲其清故欲其分耳今聞錢糧科止發票拘五年分糧頭不拘四年分糧頭某疑懼久之豈五年當清而四年當混耶伏乞臺恩即諭該科並拘過歲則拜 祝如天矣

奉陳李琳道尊

老公祖千秋之宗匠也正昔人所稱文士依以揚聲者不肖某白頭壤父固非其人第高山景行十五年於茲矣竊幸以視陰就木之年乃獲從車塵馬足間以覬鞭策而堂簾懸隔不敢數四掃門自惟嶺外何所識知間者浪跡長安獲從于文若邢子愿董玄宰米仲詔諸君子開丹青之社故能窺

見一班數欲自獻其醜於記室年來兩日日就昏
翳不能登樓盤礴近簡兒輩塵笥中僅得四幅皆
二十年前所拈弄者以就正於函席不知可爲台
臺游戲翰墨時捉刀人否若大宗匠妙染則寤寐
反側已非一日敢願而不敢請也

荅寶安李子木令公

四之日遠辱翰貺九頓登嘉珍筴瑤篇清風穆如
文學政事神慈一時都已將去紛如白首者惟有
隨胸焚研不能復贊一詞矣冰絲以貴臬麈麋隨
以助蟻戰洞茗以澆枯澁名畫四筴一搖動便色
奪雲霞何物悲田院老丐一旦暴富如此日來令
親朱蓋吾叅戎過小園見語令岳文學劉老先生
橋梓皆以丹青名一時今已入台署豈卽珍筴中
兩先生乎忝在世講願聞其詳俚句粗庸二握非
敢仰酬來美亦就日之私欲再置神慈懷袖云爾
君揚令親不敢另啓

又

二月來淫雨爲祟萑苻多警備書者皆散而歸以

守薪木故說郭十三冊未及卒業二月末此輩乃
還今已完矣謹緘上雲笈七籤者萱刻於許墅關
署今携其板歸四方好事者徃徃從數千里外見
索方以爲苦欲捐其板付金陵書肆庶便四方購
求承台翰始知金陵已翻刻也今以一部共五十
冊附上復辱恩諭以考較之後不敢聞命寶安人
士就童子科於門墻者非友則親固不敢以此爲
利卽欲應其求能人人而應乎昨拙句奉懷非是
澹臺不出經年來李下已無蹊讀者皆謂實錄今
馳上扇頭賦謝陳季琳道臺又云長裾數曳非彈
缺一矢從公欲乞靈亦實錄也五日競渡嶺南以
寶安之龍潭爲海內鉅麗之觀萱徃年常數四從
尹用平鄧玄度諸公作夏仲御今神慈爲政其敢
離湯第未審爾時綠林不乞詩否

寄阮自華太守

我循不辰龍蛇起陸濱海釜鬲奔竄殆盡幸尊菴
李公祖攝事海防無論還定安集十邑倚爲長城
卽馬人龍戶亦奠厥攸居此我循二百五十餘年

西園集卷之二十一
所未有也兩載於茲纓冠奔命席不暇煖惟飲豐
湖之水一口而已束裝之日不能名一錢二二父
老子弟控籲兩臺欲借寇爲我循真相李公祖謂
古人從軍問所從誰今堅之先生實守昭武此清
朝第一流人儒雅風流正庶僚所欲從者故力請
兩臺必赴 新命不腆十城復去衽席矣某何物
而敢阿私所好而緩頰及此亦覆幬有日攀戀未
由故爲二三父老子弟頌術於左右若曰此曹丘
生從千里外紙上套語作說客也則批頰退矣

寄徐韶階郡公

羅浮攀轅泣別轉瞬兩易寒暑矣置身丘壑不能
一覓便郵祇候啓居何詞疎節九月二十六日有
事郡城貴役周華以台翰鼎臆遠頒且拜周宗伯
詩笈之賜是赫赫大父尚能置白頭壤父胸臆中
且逢人說項令海內名鉅亦神交而投青玉之案
尚當覓便郵申謝宗伯公不敢爽也伏讀揭辨二
冊不惟感恩知己如萱者亟欲剖心卽諸當事會
晤間語及老公祖往事未有不指髮者亦不待揭

辨而大父之完名完政已昭揭於五嶺非一日矣
他勿論如刻玉山草堂集刻價二十餘兩老公祖
捐俸見償萱曾拜領此乃十邑皆知者衆耳衆目
可盡塗塞乎此之寃誣亦有端倪詳具來役口中
不敢見於紙筆也獨念掌珠胡然而失豈四百三
十二君未及呵護耶古語五母雞二母彘此蠢斯
集中喫緊語故唐突記室萱七十有二矣兩目漸
已昏翳今歲來不敢數親燈火生平敝帚不能盡
授剗剗以就正於四方以此恨恨外沉速香二勳
薄具侑函甚知輜褻不敢列狀以聞亦以明心香
一炷而已老公祖鴻冥蠖窟翩翩綵筆想已滿錦
奚囊可得一便郵擲教以聆蛩然否不腆羅浮老
公祖之舊桑麻在焉能飛舄再入留舄軒亦千秋
大快事也積悃濶契不能縷縷擲筆梗淚被面潛
然

與各邑令

聞親友中有欲僞作萱書爲人居間於記室者萱
竊慮焉倘神慈推念而惠然從其所請是恩加所

不知何人且令白頭壤父空被口腹累安邑之名
罔知圖報無乃不可乎茲敢冒昧仰干台聽今而
始如不肖萱歲時訊候台履自宜手書真蹟緣翳
目老腕不能蠅頭小楷乞恩容萱行州拜函以便
神慈辨其真偽而進退之卽兒輩有欲出疆以文
爲贄晉謁者萱爲求通亦不敢假手傭書蓋傭書
楷筆與圖章皆易偽而行草真蹟難偽也第草筆
書尺顏之推且誠子孫不可貽朋輩今萱以子民
欲以草筆上君父罪又何辭惟神慈在宥

惟不肖登闔門數口實嘉賴之

與社友米仲詔

兒輩還肆南雍六月中旬浩急足歸省獲奉老社
丈鼎翰是天上故人尚能與且一白頭壤父於胸臆
也李北地有言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豈爲老社丈
而發乎伏讀三疏因念昔有王伯安先生今有仲
詔先生皆先以虎楸困心橫慮而後大任降焉社
稷之靈固不乏人如此我輩可以吐氣矣萬曆四
十六年崇禎二年兩疏則伯安遺集中所無者不

西園不刊 卷之三十一 二
肖弟行唵澤畔豈敢復與人家國事第杞憂婺恤
一飯不忘其敢以溝壑而有離邊今幸 聖天子
神武狂奴竄伏天外予遺能不加額惟是從政者
新泄泄猶沓沓也仲詔先生兩疏具在今之鄧仲
華也何問伯安不卽投鉞登壇僅令城守是旋歷
塊於蟻穴竊爲當事不取也左氏傳晉楚鄢陵之
戰當事豈未之讀耶集己丑下第時年三十有二
雄心教骨不可一世曾從宋西寧世恩陳平江佳
胤李大將軍如松顧山人朗哉黃山人白仲較獵
於遼陽廣寧之間揚鞭黑水擊楫鴨綠者三踰月
因作遼東一圖藏之塵笥已四十餘年何意今日
不幸余言有中蠹爾挹婁不可謂秦無人也今耄
矣灰且溺矣豈有伏櫪之思幸讀佳疏未免見獵
而喜敢以舊圖逢上今昔情形雖異而山川險易
今猶昔也仲詔先生亦能下體不遺乎史餘義例
一冊此彙史之餘也天下大矣恐無可與語者不
得不從萬里外歸命於勺園耳邑幕胡玉成能詩
好屬文以入覲行故敢附郵於記室想梅尉必不

西國存和 卷之二十七
作殷洪喬也其行束急空函不能以成享鈴閣多暇幸無金玉其音而有遐心

與韓宗伯

羅浮山故有四誌黃文裕而外東莞陳琴軒公增城湛文簡公順德梁永齋皆有志僕皆曾購藏之今陳湛二志皆亡今尤嵩少公所刻羅浮副墨卽陳志也第琴軒公以羅浮爲東莞之山不如文簡以增城屬之近是又檢得永齋志謹馳上永齋別號懷玄子卽文康公弟其志序中志目與志之篇

互異又寥寥數語似後人爲文簡講學羅浮而作非懷玄子舊作不足存也成化間舊縣志僕二世祖宣義十九卽葬附郭大潘之白蓮池故先祖叔省元公在母娠有白蓮兒詩之夢黃文裕公志羅浮謂省元公葬羅浮麻姑峰山下白蓮池葉石洞久居羅浮曾誤羅浮志多繩糾琴軒文簡文裕三公愆繆處中有張省元非葬羅浮白蓮池乃葬水口村其舊冢卽今曾見日公夫人之冢辨之甚詳僕曾讀之石洞後人不知尚存其稿否今大潘故

老猶言扶初元初葬其尊公如所處今已改去東偏二十餘步卽張省元墓僕嘗欲重修之未果又敝坊觀音廟乃省元公書院其廟中故磚尚有解院二字印識可按嘉靖初始改爲西隅社學萬曆八年始改爲觀音廟今廟門之前有斷石柱三株尚存卽省元坊舊柱前承台教方公瑛有牌坊在司前不知老先生新縣誌古蹟中載否若載方公舊坊乞恩併載省元坊舊址則子子孫孫拜賜不朽矣正德初故令馬公顯明羅浮耆樂會中有張諱祿者僕之八世伯祖也又七世祖諱壽者琴軒陳公誌其墓志稱壽中表奉政大夫秋官郎楊順亦嘗誌之云壽年四十縣宰昌公諱祚者舉爲老人董夫役四千餘築羅仙蘇公堤誌石殘剝先祖四十而爲老人亦異於今之世也又娶同坊謝州牧孫蘭馨之女今橫城謝司背謝黎岡謝皆未有州牧官不知舊誌選舉中亦有謝州牧否外三張大宗譜前後科第張淑張世昌張輅張鐸張津外尚有四人里中鮮有知者不知舊志皆載否別具

以聞

回嶺南陸道尊

恭惟祖臺千秋哲匠一代宗工蓋藝術之指南誠
文章之司命也不腆五嶺幸獲文星儼然臨照豈
惟炎荒蒼赤仰藉再造卽一時鉛槧之士聞風興
起有不欲微眇昧以增價冀攀附以揚聲者乎不
肖萱固祖臺車塵馬足間之壤父也跽伏羅浮山
川間之亦盈盈一衣帶耳獨以紹介末由不敢妄
載出疆之贄第數從陳集生宗伯區啓圖孝廉諸
君爲筆研之交竊在下風每聞咳唾迸珠霏玉數
欲掃門叩階以盡奏享金之帚蓋中夜望三台一
日九迴暘者五年於茲矣間者請於洪翁王公祖
以乞佳刻奉置案頭廻環諷誦私以自淑何期有
命自天朔之五日敝邑劉令公奉台檄琬琰盈篋
惠然下頒且以萱受春秋家言垂念固陋試義及
閱端州新志俯錄陳蹟俚言混於珠玉是法門廣
大葑菲不遺萱亦何修而得此於大宗匠哉伏念
墓木拱矣衰以病媒病以衰劇兩目之疾錮已七

年百醫罔效日來卽輿薪覲面不復覩矣兩耳亦
已盡廢迅雷亦不復聞昔爲長物今爲廢物此何
足恨所恨蠹魚宿習自學語而逮視陰稍有誤述
妄自愉快萬分一竊副名山而懸國門柰窘於物
力不能盡災梨棗以俟子雲卽有一二殺青亦僅
及半徒自苦畢世而已仰辱台徼見索俚言不敢
自掩其醜以手撐目屬草令兒輩捉筆僅得封壽
二章及奉懷太翁二章以見寤寐之求及諸災木
數種仰窺記室惟大宗匠進而教之芹曝之將媿
不成享更新祖臺麾頓倘徼餘庇目疾獲療尚圖
束身歸命於宇下以抒就日之私以滿掃門之願

與陸令公

昨獲讀道臺所批石灰山事議旣詳盡慮亦深遠
矣再加咨詢尚有未盡事宜不敢不畢其說黃陂
一舖地方非地地有山山有石也有連亘數村
而無一山者有連亘數山而無一石者有山雖有
石不可燒爲灰者又有石之山必近溪水以便汲
水澆爐而後可成灰故爐皆開於溪之濱非開於

山之上也爐近山而又近溪便於汲水者爐必大一爐或賣五六金爐遠山而溪又遠者爐常小一爐或止賣二三金又出石之山或此山與彼山相隔數里數十里者或兩山相連者有石則取石無石則已山各有名溪亦各有名一溪或開數十爐或止開二三爐似宜爐以溪名某溪有爐若干每人管某溪爐若干一溪而爐多者數人管之兩溪相近而爐少者一二人管之石之山有近民田一取石而破壞民田爐之溪有截流以澆爐而乾涸

民田者一切皆嚴禁庶公私兩利乃深遠之計也是爐止可以溪分限非可如田畝之界限爲界限也又訪得開爐燒石必用草今黃陂一舖田少而荒地多出草最多地皆無稅城中有如道臺所云官矜及宦幹將黃陂一舖草地皆借名有田每年秋收之前卽至該舖批山賣草總計不止二百余金皆非官所有也可置不問乎今灰爐已屬於官而仍爲彼所專且知灰爐已有承管之人必不得免草價益高必束手避而跳身逃矣似宜卽出明

示曉諭黃陂舖保約地方人等該舖無稅草地盡
着承官灰爐之人自行採取不得爭抗如違卽以
強占官山罪之此又深遠之計第一義也伏乞台
臺再申一文於道臺以結此局地方幸甚

又謝

曩辱神慈掉楔表廬之恩署曰赤松仙史以青黃
而飾溝斷卽衡茅生色闐闐增榮豈惟子子孫孫
實嘉賴之第過情之譽破格之恩且兼金盈握仰
分懸魚計日之俸大宗匠得無濫及匪人乎亟欲
踵叩台階躬申謝悃下邑不毛因拈据芹曝於羊
城庶可仰窺偃室又苦目疾不能躬效九頓敢端
力代上萬祈神慈雅念毋以簡藝而套禮視之槩
賜麾頓此尤妄一盲老公東望而禱者也

又

惠州府有志此十邑公共之故實也歸善爲首邑
可無專志乎先年歸善父母劉諱尚志者卽今太
史諱若宰之尊公也業已屬草以內召行不能卒
業嗣後又有歸善父母林諱民止者閩之名進士

也復欲撰著亦以內召而中輟之今大宗匠儼然
當事凌雲綵筆擲地金聲父老子弟仰望神慈拈
撫遺逸藻繪縹緗爲歸善志此亦文學政事第一
着也或以府有全志歸善附郭不必別撰豈竊否
否今兩京十三省府有志附郭之縣亦有志者不
可枚舉卽以吾粵廣州潮州兩府豈無志廣之附
郭南海潮之附郭海陽亦皆有志歸善何獨不然
夫歸善之志雖可緩而大宗匠之文筆播四海擅
千秋者而令歸善獨自外乎

又

昨有從吳中來者東莞舊父母今侍御守制李公
諱模遠賜書禮欲索萱西園彙史疏獻於朝不
知尚未刻也又欲索西園聞見錄西園史餘刻未
完者於吳中刻之自有好事捐助此不敢聞命也
又云有張受先張天如楊維斗三君欲得萱各種
拙刻甚亟當送價來求不知三君爲何人皆貴鄉
否亦不知三君何所見而昌歎之獨嗜也敢乞詳
示更有請者賤目之病漸不可療矣曩求記室創

西園存稿 卷之三
製歸善邑志此事終不可罷者台旌往兩臺給由
還便當屬州豈尚能仰佐末議若遲之數月賤目
必瞽不能樂觀不朽之業非終生之闕陷乎

與熊制府

不腆五嶺非無事之國也天時人事六十年一剝
一復若循環然信而不爽遠勿具論嘉靖甲子巨
寇曾一本林道權林朝曦訂於海丹竹樓梅花十
八洞花腰蜂訂於山時嶺以南無不殘破幾不可
爲國延蔓逮於萬曆之甲戌制府移鎮惠城而潮

又議一督撫以經畧之始克戡定功誠高而勞亦
誠苦矣今海內晏如而五嶺之山陬海澨又有弄
兵潢池嘯林甌脫者豈亦天時人事甲子一週故
復爾耶徼天之幸 聖天子睠然南顧祖臺儼然
受脤俎豆折衝過師枕上山則鍾陳二寇授首海
則劉寇破膽潛形桂海冰天前歌後舞再造更生
豈惟 神宗朝之嶺海策至者不足數於今日卽
韓襄毅公之藤峽王文成公之泃頭能不輸一籌
乎蓋襄毅文成不知經若干歲月費若干芻餉徵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七
調若干蘭錡乃有攸濟祖臺受事甫旬月耳嶺海
膺功次第並奏誠五嶺二百五十餘年所未有也
不肖萱念切桑梓敬率諸父老子弟相與勒銘羅
浮爲桑梓牖戶後事之師則韓宗伯之椽筆更勒
一銘於平海碣石間倣古人京觀之築庶令波臣
永受職以詔來茲萱雖耄拙敢自後於韓宗伯乎
亟欲躬詣和門祇由賀悃柰病日日劇不能仰觀
光霽惟終夕望三台一日九迴腸而已今裏海尚有
萑苻之警祖臺試一經畧便當路不拾遺因念海

防已有防館黃公祖策勵振刷煥然一新鯨波頓
息獨江防一節廢弛已甚拙編西園聞見錄內有
金陵江防前言具在似可做而行之敢摘錄數篇
附以臆說仰呈鈐閣未審可佐末議否

又

春仲獲徽祖臺檄頒獎飾過情泉石生色亟欲束
身歸命於和門以異就日闕然至今非敢疎節病
目三年數醫罔效尚爾委頓今此役所能悉也有
命自天忽拜表廬之賜閭里竊光宗祊丐福已非

不肖子民所能祇承兼以滿握珠提仰分軍興之
費闔門數口藉以卒歲不知犬馬之報當在何日
伏念台檄謂山谷形容自是壤父本來面目若以
濂溪先生灑落見況而品以有道胸懷得非出溝
斷以賁青黃乎捫心知愧汗背登嘉西望盈盈捧
首猶地一夕九迴腸矣容俟秋初新涼目病萬一
有陶卽拏一葉詣臺躬謝暫此爰附謁役先布啣
血誠萬祈祖臺慈鑒少寬後至之誅

又

不肖萱車塵馬足間之螻蟻也往歲仰邀祖臺曠
蕩之恩錫以華匾貺以兼金九頓拜嘉未能束身
躬謝卽歲時亦不能申楮馳候啓居非敢疎節亦
仰想和門機務頻繁非草莽之臣所宜數四求通
也坐是鱗鴻闕畧惟有中夜望三台馳戀耿耿與
日俱積茲者劉香授首露布飛揚數載海氛一旦
淨掃祖臺之神謀秘畧能從枕上過師故鄭撫彝
得以效力今五嶺解嚴上可以逭聖天子之南
顧下可以休諸當事之奔命此之功勲回視世

西園存稿 卷之五十七
廟時兩浙王直徐海之役連衡七省之兵力糜費數千百萬之餉饋凡九年而後成功今祖臺之功若此而用力若彼之易亦近代所未有也

與韓宗伯

承以制府熊太公祖書見示欲爲不肖西園史餘捐貲完刻合尖草莽之臣何以得此於祖臺哉西望九頓五內崩潰者久之小孫張堪能讀祖書者西園史餘凡數易稿諸書傭抄寫者未必皆通文理諳字義訛舛常十二三皆令堪讐校其稿凡四

巨麓堪皆挈去繕閱僅完四十卷先付於梓皇天降罰已巳冬堪即病亡歲三十有三矣此西園之冢孫也久餼於庠兩副鄉榜一旦摧折聞者酸鼻故不忍再入堪之舊館亦不忍再問堪之舊業凡三年遠歲壬申前任制府姚江王太公祖捐貲八十金付縣鈔錄史餘及西園聞見錄乃掩涕索史餘舊稿於堪館中一發篋則蠹蝕所餘不可復讀矣號哭竟日痛念亡堪如初歿也去歲止鈔聞見全書及史餘四十卷已梓者以復王太公祖王太

公祖又知史餘之外尚有西園彙史亦欲索鈔尚未完鈔馳寄今聞見錄十邑當事議欲捐貲合刻以免諸上臺鈔錄第工費須六百餘金今僅以王太公祖八十金付梓人經始不知何日乃獲竣工爲完書也若西園彙史則彙二十九史爲一書者詳具義例王太公祖間嘗見語彙史卷帙數倍於史餘必非草莽一時所能剗刷似宜繕寫以獻於朝故阿私所好謬加獎掖以不肖姓名揭薦赴部蓋欲爲不肖獻進彙史之先容也彙史義例已先

梓行曾呈於熊太祖臺矣今又欲梓行彙史目錄二冊以呈當事使知彙史大槩希冀異日或有好事以求封禪遺草者此又木拱之人不朽之賜也目疾苦甚不能襟被拏舟躬詣熊太公祖和門披瀝血誠敢絮數以瀆記室便中轉聞於熊太公祖幸甚

又

小婿黎遵指南歸縷述老親家晉接動渠嗟植篤摯此之戴德珠海非深矣復奉鼎札獲聞經筵進

講不協于極皇則受之非 聖天子不能悅此言
非老親家不敢獻此言風雲魚水千載一時卜既
宣麻自當計日喜慰無量萱入夏以來益爲離婁
師曠所妬輿薪不見雷霆不聞昔爲棄物今爲廢
物卽阮中復且不能以時對晤博羅固不知有西
園公西園公亦不復知有博羅矣安望過從徵逐
如老親家端居止園時乎令孫胤永遊泮此西園
公之孫婿也張氏門闈仰藉名庇多喜氣矣復慰
無量耿兒年十二風氣差上受春秋家言欲其讀

父書也稍能行文開歲當令應童子科似可詭遇
者不知亦可仰徽台庇獲一青衫否今入賀者廉
石陸太公祖於萱未同也乃推老親家屋烏之愛
數四移書見索拙刻作詩文此亦神交者復以西
園青玉案五十四章見贈附呈記室往例齋捧役
竣卽當還轉萱終身不得一晤爲恨見問亦幸爲
申意種梅錄一冊附上記室有軒輶度嶺而南者
見問亦乞鼎言一從吏之爲護法金湯花神幸甚
與劉令公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七
昨有從五羊來以豫章李太史太虛公手札及佳集見貽萱於太虛公非世講未嘗通問不知何所聞一旦從千里外自稱通家惓惓見及又手自揮楮非千古獨知之契乎書云從玉山署中讀留題拙句萱今亦茫然不知作何語也又云何門生徐茂曙索萱拙刻茂曙以報命急不能致之亦不知茂曙爲何貴人豈有事於吾粵者乎虞原甫亦不知何人今捧太虛公來札及其佳集呈覽不知太虛公讀禮爲外艱爲內艱欲治一函報之不知從何處覓便郵可以復此知己也惟台臺詳示

又

昨承台役以台檄見諭加派錢糧事前蒙面誨已詳瀆左右矣此非一日之事一家之事必令通學諸生及通縣里排公議可否萱不肖萬萬不敢與聞第知從衆唯謹公議一定不敢擇利而趨亦不敢擇害而避也惟台臺憐察

與區啓圖孝廉

病目三年更數十醫不能奏效前身果東門伯也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豈素臣之業必旣育而後成
耶老蠹魚字帚可數牛腰未盡災木未獲懸門彼
四目者欲奪吾兩目故令崑下電不能復還舊觀
耳傳聞啓圖先生撰七星崑志想當前無黃文裕
後無葉石洞山靈幸甚三十年前惜浪跡端州者
數矣星崑名勝無幽不探殘山剩水畱題殆徧稿
無一存不能仰徼採擇獨景福洞傍有一小洞人
跡罕至僕嘗題爲冥搜洞而鐫於洞中不知記室
曾遊日否又紫竹洞之上有爲李伯東觀察鐫百
字碑亦西園公之筆也可收錄乎契濶數年如雨
絕天足下亦尚能置張孟竒於胸臆否近作數種
近况如此啓圖先生亦首肯乎

與長樂張令公

讀宸紫齋佳記五嶺神君子念先生一人前賢棠
陰自可永矢弗諼第綵筆翩翩爲昭代哲匠輝映
五嶺又予念先生一人而已歛衽歛衽若步韓亭
之堂構尤五嶺諸神慈所不暇者繫彼長樂葦爾
山城何幸而獲予念先生鎮撫之卓爾前賢亦何

幸而獲予念先生闡揚之乎新亭題爲瞻韓此不可易若復尚友蘇文忠而並名一亭旣難措詞亦恐未妥鄙意千慮欲名正堂爲樂樂堂謂長樂之民自茲偕樂也左齋屋曰瞻韓右齋屋擬日景蘇未審可否拙筆署書皆勉短附後馳上若拙記亦俟新秋并覓一貞珉以拙筆勒之端力畀呈亦不敢爽也拙刻聞見錄蒙臺捐俸助刻已刻完二冊竊借台銜弁諸首簡矣先此馳上再欲印乞椽筆數語爲此編玄晏未審可容贊請否昨制臺熊太公祖移書於韓宗伯欲助刻聞見錄爲十邑諸神慈合尖又欲捐俸再刻西園彙史萱以軍興孔棘搜括維艱豈宜以此不急之務上煩當事奉書辭之此雖冷淡生涯亦有一段緣法非可旦夕合尖也

與洪道尊

賤目舊青尚未有間兩耳亦稍重聽日親藥裹尚欲仰藉台庇幸還故吾久闕謁候罪何可言海氛今作何狀昨聞此輩求撫有成議乎自古善用兵者戰守撫三策循環無端當時出而互用之不能

守不可戰也不能戰不可守也不能守與戰不可
撫而不能撫亦不可戰不可守也我朝二百五
十餘年故牒可尋未有不以撫而結局
者第撫之權宜在我不宜在彼撫之議宜在彼不
宜在我此之運籌惟祖臺乃有妙用亦有成效非
諸當事所能與也嶺以東之子遺再造今日此豈
紙筆所能揄揚今父老子弟欲爲祖臺建一生祠
於郡中以擬王文成公和平之祠曾就萱謀之且
得一勝地矣第祖臺正儼然在事不敢遽爾經始
萱雖耄及尚能躬版築以先十邑此非河私所好
亦公舉且盛舉也白頭壤父何幸而躬逢之辱在
世講之末故敢竊布於左右

回徐韶階公祖

憶別祖臺羅浮山中庚午之冬復辱存念遠役翰
貺仰戴二天終生無兩竟不能揣一力訊候啓居
子民謂何踈節至此罪難擢髮矣閏八月復拜翰
貺是報者未遑施者無厭也遽使至喜慰無量與
之坐而問焉始知祖臺已獲掌珠此真相種也傳

語闔郡父老子弟無不人人北望加額小婦手製
鞋襪附獻令郎以見喜慰陳澗雲公祖橫被焚掘
之害豈亦震隣乎六朝時羽林宿衛焚燒領軍張
彞宅詳具北齊書近日新會陳憲副宗愈亦曾懼
此害可爲時事一嘆又詳詢遽使因念李令伯陳
情有云朝無中人不如歸田祖臺中人不乏何至
遽作高枕想拙句二律扇頭奉懷情見乎詞非阿
私也祖臺於豈獨知之契亦千載無兩者惟是獎
借過情恐少年窺人謂祖臺亦阿私耳歲壬申制
臺姚江王太公祖疏薦地方人才亦謬見及嘗朝
無中人者且毫及之豈足以辱山公之啓拙詩四
章附上記室亦虛空錦也何足置問祖臺書滄海
內嚮徃已非一日珂里剗剗之林胡不盡出琬琰
而梓行之以致蔽罪祖龍不惟祖臺抱恨亦四海
末學所共扼腕也承示欲纂韻類此亦豈有志未
逮者嘗嘗著西園古韻十冊亦未授梓無由自奏
於記室恐終爲蠹魚腹中物矣已已以來兩目爲
焚膏所爍六年間百醫踵至無一奏效今將瞽矣

生平撰著成稿可數牛腰有半刻未完者不能復問矣已刻頗多恐累遠使行李僅以數種附上內西園存稿亦刻其存者而已散在人間尚十五六今令兒輩四出採拾計當以次續刻也不腆土物祇申芹曝非敢仰酬來美屋梁明月中心藏之萱七十有七矣歲不我與且奪我目未審尚可再瞻舊袞否哽咽哽咽

與黎美周孝廉

十一月十五日始得足下十月廿六日書滿牘皆

遇情之譽僕嘗謂不朽大業其定品在千秋定評在四海不且妄以有許亦不且妄以許人如來教勤渠恐非所施於知己也僕兩目近廢矣不能復親筆研惟是筆研之交尚懷聲應者今五嶺斯道將墮自當以此事推君記室著述富有日新亦肯暗投乎二月中當竭力走姑蘇以拙刻諸書呈貴座師侍御公弁以拙刻應諸名公之見索者侑以拙句先呈記室幸進而教之毋謂一言老公尚欲作噉名兒也來教所稱張受先公未蒙賜書不敢

一國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遽爾唐突以取按劍而力臨發尚乞佳札以復貴座師也

與黃二守

海上情形近作何狀兩道臺尚被拘畱其眠食亦安穩乎嘗兩日已廢日惟閉門伏枕戶外事不能復聞昨有以邸報見語者謂 聖旨以劉香脇撫切責當事中有境內四品鄉官宜出料理今惠州一郡十邑惟壹忝列四品萬一制臺以海上情形見詢想台臺必有成算可詳示乎復聞海豐有貢

士徐姓接濟劉香今已捕得亦可馳報制臺乎愚者千慮一得自宜以好語慰藉之誘其吐露海上情形且令其爲反間以誘彼中肯爲內應者此亦目前之急着也若會剿非合閩浙兩省戰艦精兵不能成功 世宗朝有徽人徐海王直荼毒吳浙胡公宗憲總七省之兵力糜數百萬之糧餉凡七年而後成功其時之機宜第一着止有數人如海豐之徐貢士者得而用之以誘海直左右起爲內應始能成功詳載徃牒可覆按也嘗今微聞海豐

城內外不止一徐貢士大都今日機宜能禁絕接濟或撫或剿便可運於掌上無煩再計也仰想祖臺留意地方故冒昧以爲蕪蕘之見密陳記室惟台臺秘之

與廣州李太尊

不肖嘗羅浮草莽之臣也書淫傳癖厥疾已痼不
過鼠竊蠶蜂鑽紙自蹈昔人千金享帚之誚非敢
心門亦非敢藏山雖有數十牛腰不過緘之塵筭
以供蠹魚而已去冬歸善陸父母上最廣還枉過

見語祖臺亦知草莽臣有一張生欲見索諸拙刻
不知祖臺緇衣之好胡然遙聞聲而相思以篤昌
歎之嗜乎亟欲束身歸命宇下以盡奏所長仰微
郅斧惟是衰爲病媒病以衰劇兩日昏翳不能跋
蹠雖嘗受一屢於珠海之濱亦妄意目疾稍間便
當出疆載贄以快御李之私何期冬季以來目疾
日劇一日兩目將廢矣寸步不能出門是日當前
而不御景行龍門惟中夜望三台與日俱積徒勤
夢寐亦草莽臣終生之闕陷也不腆贄私申楮端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七
力唐突台階塵笥拙刻急足不能提挈先緘其半
仰窺記室雖小巫之見大巫神魂已澁幸祖臺葑
菲不遺一旦見采故不敢自匿其醜惟大宗師進
而教之

與張天如太史

萱不佞嶺外長物也甫束髮卽偕計上公車因移
家金陵數載旅食浪跡幾半海內數爲昔者余友
弇州所館穀故於珂里諸賢豪長者不我遐棄皆
以筆研定交可屈指也歲戊申幸以戶曹典權滸

墅算輒多暇於諸賢豪長者吟咏尋盟月無虛日
計其時崧岳尚未生申至今暮雲春樹之思未常
一日不寤寐於虎埠洞庭之間卽珂里諸賢豪筆
研之交爲魯靈光者歲時鱗鴻未嘗乏也今太史
公博學宏詞千秋大業儼然爲詞壇赤幟雄名永
譽如雷灌耳往々窈自歎恨耄以及之末由紹介
求通盡奏所長一就郢斧誠爲終生缺陷何期太
史公冥搜海岳不以葑菲見遺旣折節寄聲於侍
御李虹梁舊父母見索敝帚豈亦知北海有劉玄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七
德故遙聞聲而相思非昔人所稱千載一人知己
便足乎就木壤父何以得此榮施爲三生之幸復
承嵩翁吳老公祖以太史公遠捐書價見貺惶悚
益深敝帚不值一文祇足以供覆瓿何至仰損政
事堂計日之大官錢乎拙刻凡數十種間有剗剗
未竣者山川間之不能竭力馳奉記室冒昧以煩
嵩翁吳老公祖便役轉呈書價六金并附壁上此
萬上不敢領者拙詩扇頭豈敢以置太史公懷袖
爲是高山景行不能已矣故爾唐突虹翁李父母
遠賜翰貺尚當覓使馳謝見問幸爲叱名申意嗟
嗟壤父河清難俟幸太史公毋以未同金玉其音
而有遐心

公書

今連平州新立兩臺議以河源兩里糧米益連平
議以博羅長平二畝長平六畝兩里糧米補河源
聞已疏 請誰敢異同今博羅四十九里排年及
鄉官生員人等猶有三說尚未僉同一割地而糧
米隨之一止割各畝士民有糧米在長平二長平

六者而不割地一不割地不割米每年止於博羅
舊額編銀內除若干解去河源協濟此三說者各
見其便各執其是今博採輿論以協輿情僉謂解
銀協濟河源則田地不必丈量黃冊不必改造長
平二裔士民與夫長平六裔士民不必紛爭誠爲
至當不易而可行也博羅故嘗解銀協濟長樂縣
打手工食嘉靖年間猶然又嘗解銀協濟海豐濟
留倉不知今尚解銀去否若上臺肯俯順輿情不
割地不割米止令博羅解銀若干以補河源異日
連平旣庶而富則河源不必割以益連平博羅亦
不必解銀以補河源此真兩便兩利而不可易者
也但未知上臺成心何如聞制臺曾批連平申文
云如有勢豪阻撓輕則拿問重則叅究蓋爲鄉官
生員而發今欲詳議以申上臺必先令四十九里
具公呈赴上臺行縣詳覆然後鄉官生員繼進公
呈以申四十九里之說倘上臺意有不合必不至
槩罪四十九里百姓若四十九里不先具呈鄉官
生員誰肯冒昧先呈以自取咎乎一得之愚亦尚

有說博羅不便於割長平兩畝以補河源與河源
不便於割博羅兩畝以自補不待詞畢卽河源且
已具呈在案矣博羅河源俱不便勢至爭擾無已
時恐亦非連平新立之州久安而長利也更有謂
者廣西之邠地州僅一里半耳今據永安牟公所
刻治安集內丈量連平無稅田地已多於邠地十
倍且可爲十里矣卽河源固不必割以益連平也
割河源以益連平而河源尚存八里以廣東之開
建止四里者河源更多其半又何必割博羅以補

河源乎惟諸公圖之

圖書

師圖書

果